

巴金代表作《家》的背后历史

1904 年巴金在成都正通顺街 98 号出生，并在此度过少年时代，巴金本名李尧棠，他家族源自浙江嘉兴一书香门第。嘉庆年间高祖李文熙宦游入四川，到巴金祖父这一辈已发展成富足大家庭。巴金父亲李道河捐官入仕，曾担任广元县知县，后回成都专门打理家族商业资产。在清末民初时，成都对私家花园流传“南唐北李”一说，其中“南唐”文庙街唐家花园，上世纪 20 年代全家迁居上海，卖给川军将领王绩绪取名“治易公馆”。（附：现由官方根据巴金对家的眷念所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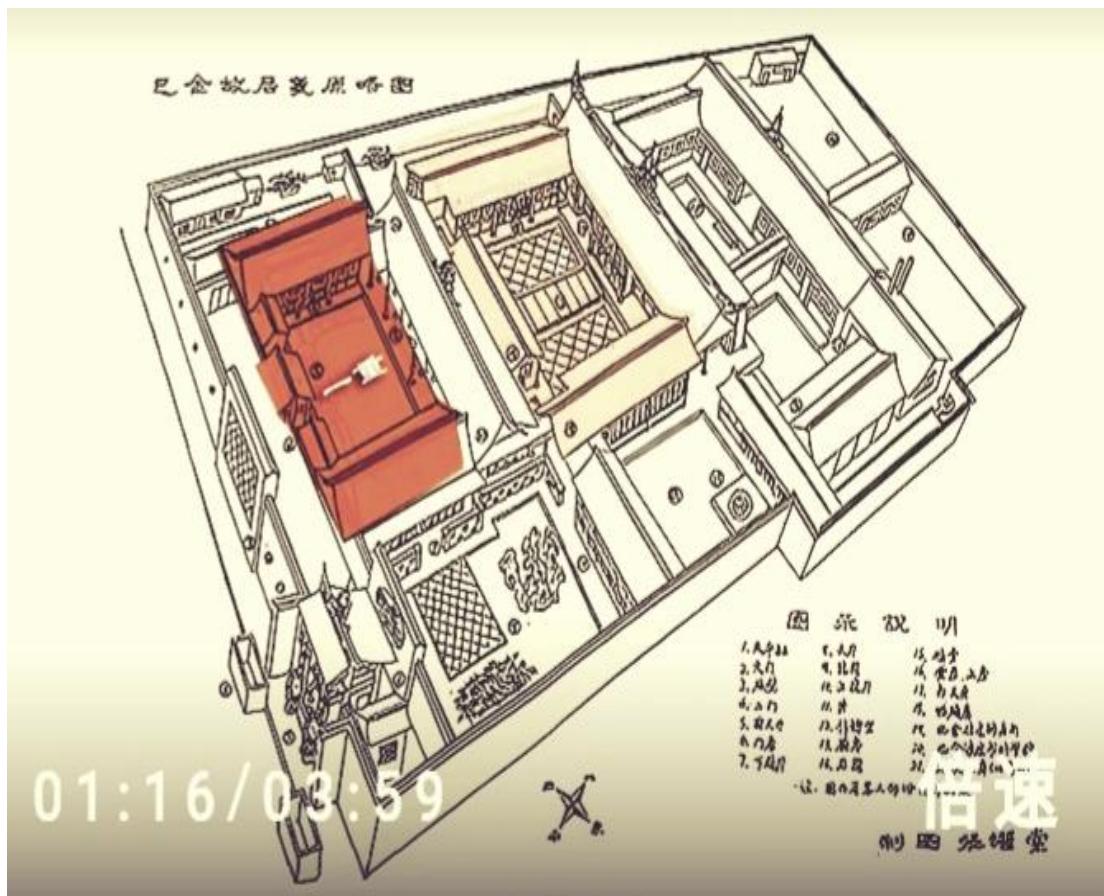


“北李”是正通顺街李家大院早已转卖以后，至 60 年代大院成为成都战旗歌舞团，70 年代初完全拆除。

但有关部门有意为文坛巨星恢复已卖掉的“巴金故居”，是根据巴金代表作《家》的描绘修建，却得到巴金首肯与支持，并以主人公取名“慧园”。巴金书中高家三少爷原型就是他本人，两位哥哥都英年早逝，与哥哥相聚家的感觉永远成为旧梦。在正通顺街巴金故居旧址西边，至今保存着一对宋代形制的双眼古井，是巴金幼时嬉戏的地方。现称龙泉驿的“巴金纪念馆”和望江路上的“川大博物馆”都复制李家大院模型，一座五进三重 3000 多平米深宅大院。为此，巴金满怀深情地说：“只要双眼在，我就可找到童年足迹。”



根据巴金代表作《家》中的
描绘



据房产主王缵绪将军嫡长孙王复加回忆：

在清末民初流行“南唐北李”之称，“北李”指著名作家巴金故居。“南唐”指清末民初唐家宅院（位于成都文庙街一带）。后来将宅地卖给祖父王缵绪取名“治易公馆”，大门外左右，有二个大狮子，还有真枪实弹不少军人日夜护守。原故居是五进三重3000多平米深宅大院，大小房间六十多间，园中有戏台、假山、水池，后经不断扩建有西方园林及开阔的大草坪，活动天地极为广阔，即有山可望、有湖可入、有水可涉，如画景中的花木重叠，四季鸟语花香。”

而祖父王缵绪早期在四川省，属于文化界名流人士最为关注的一位青年才子；随着他的军政地位不断攀升，在“治易公馆”时常聚集众多文化名流，如：梁漱溟、姚石倩、曾默躬、黄宾虹、吴一峰等，前后有十几位成为家中门客，长期为祖父整理文物书画名录等事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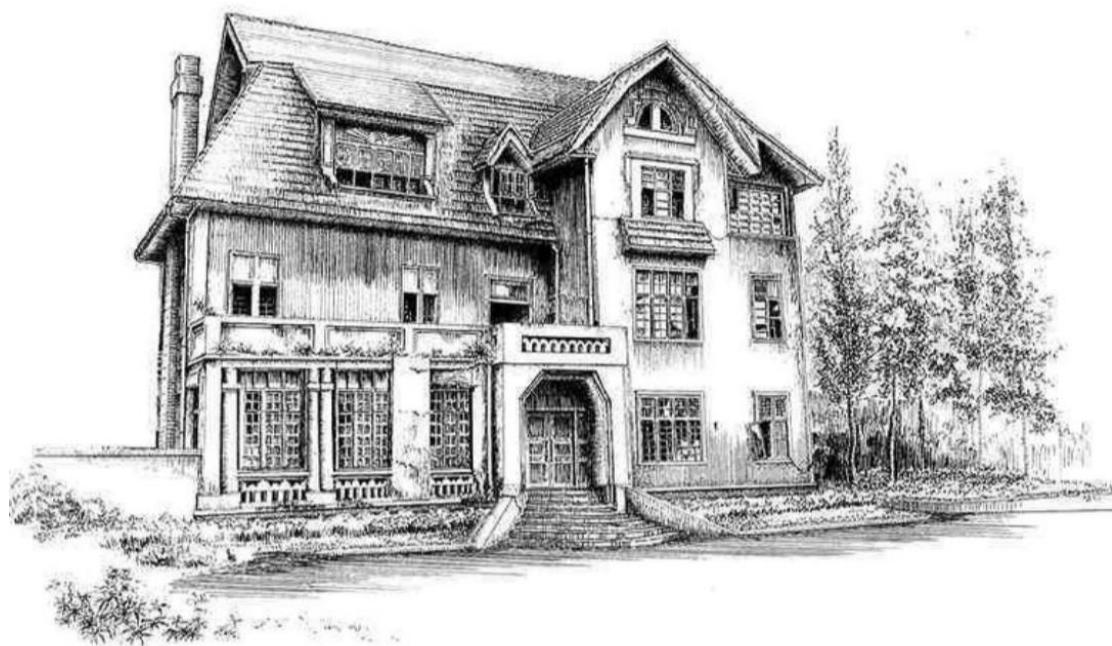
1923年8月15日，我这位嫡长孙王复加出生在四川成都少城桂花巷8号（今省新闻出版局所在）。祖父王缵绪已任师长兼四川成都总署督办，父亲王泽濬（润泉）是祖父属下旅长，驻扎在邻水。外祖父胡春田（鲁舟）是四川兵工造币厂总办，住在城中心西府南街一带，有两处宅邸都有士兵日夜护守。

由于我是家中嫡长孙，整个族内对我非常器重，时常是在祖父家中，由花厅分隔成前后两院的大宅子，后院住着母亲、我和三弟及女佣、厨娘，前院住有十多名武装士兵守护。另有金汤街一处寓所住着祖母和祖父三位如夫人。父亲王泽濬的“王公馆”正在柿子巷修建。

王泽濬的“王公馆”首批被成都纳入保护历史建筑单位

乃四川省府成都市中心最繁华地段，都是历代最高行政长官居所发源地，这在民国更不例外。具有几百年闻名著称的宽窄巷子就是成都核心区域，凡历史众多名人故居和公馆，都自然集中在这块宝地。若论四川军政人物地位究竟如何？首先从居所求证。据查证，川军所有将领仅王缵绪是清末秀才获取奏奖举人，这在国民党高官中少有。该家族公馆居所都是建在成都历代行政长官地标位置，而王缵绪（治易公馆）规模巨大，是位居在成都市中心行政官员所在地，这证实他在清末官级地位，而后经军阀、民国、抗战，以及国共内战后的历次运动冲击，一些具有历史价值连成遗址遭到破坏，尤其是王缵绪在成都居所后续发展所在地，且含文庙一条街巨大规模，已不存一丝痕迹，却换成四川省公安厅、省教育等办公大厦；也只有在巴金代表作，对“家”描述原雏形及双口井的存在；但巴金家产权早就卖给王缵绪了！

现位于蜀都大道宽窄巷子近处有栋漂亮“王公馆”主楼，仍孤零零的存在，其主人是王缵绪嫡长子王泽濬所建。而这位长子在抗战八年以来，因屡屡战功，官至国民党第九绥靖区副司令长官兼第 44 军中将军长。于 1931 年至 1937 年间，我父亲将王公馆建在金河边占地 10 亩，仅主体建筑 2100 平米，一栋三楼一底豪华公馆，厅室多达 30 余间，主体结构全部采用金丝楠木，室内墙面都是金丝楠木护板，厚实的木质楼梯及每层都有两根一组巨大金丝楠木立柱相衬，尤显主人高贵地位，是名家为其设计原图如下。



而本人是王泽濬嫡长子，家在成都金河街 43 号“王公馆”（今柿子巷 1 号）。除这栋公馆主楼外，周边还建有许多配套房屋也都十分美观独特，父亲王泽濬第 44 军军部及警备部也都设在周围；另建有大片花园、高尔夫球场、假山、河流等区域。而厨房建在主楼之外，名为“君子远庖厨”之意；设计整个内部回廊连接通往各处。仅站在公馆一楼宽大回廊上，就可观赏室外全貌风光景色；这奇特公馆主楼外部是北欧异国情调十足；那尖立坡式屋顶，却升出室内壁炉的高耸烟囱。只可惜将这三层主楼右边花园和网球场，及远离柿子巷口老宅门和许多军营房屋，以及车库、一楼一底议事厅、待客厅都全部挤占拆除。原流淌的金河与两岸垂柳，及老宅门不远的跨河拱桥（通方池街和对岸人家）也全无踪影。甚至把主楼左面池塘、假山、防空洞和连接主楼所有回廊后院，包括厨房、粮仓、佣人宿舍及男女厕所、厨房外的水井和洗衣厅等，包括主楼前大片林园全部被新建的商业用房挤占，仅留下“王公馆”主楼，形同嵌在缝隙中的僵尸，再也没有从前加以观赏的丝毫价值。

（附：“王公馆”早已将整体用水泥替换掉原有金丝楠木外部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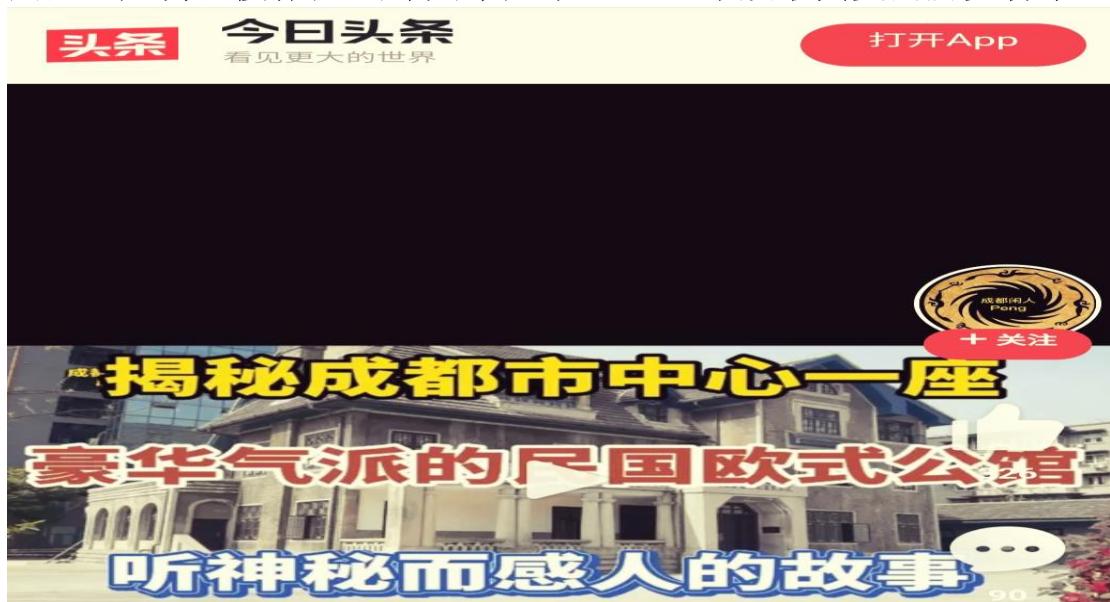




可多年来，这所“王公馆”是全国影视剧组取景最爱场所。后被成都首批纳入保护建筑，挂上牌子不许进入。



因网上风传该楼存在，不得不简述掩盖王氏家族最真实的历史背景。)



王缵绪从秀才到“奏奖举人”一是如何成为四川军政最高首领

王缵绪 1886 年农历丙戌年五月初九（夏至），出生在四川省西充县观音乡大磉磴村（今西充县晋城镇程真宫村）。父亲是中医郎中，精通武术，有不少徒弟。当时郎中是份受人尊敬且能维持生计职业，况且习武令人敬畏有佳。而王氏为名人之后、家学渊源、书香氛围浓郁，这对王缵绪人生轨迹起到至关重要作用。其父在西充地区有多处分散房产及田产，若集中起来至少不下 12 平方公里，生活自给自足，生活宽裕。王缵绪排行三，上有兄长王缵熙和王缵謨。

王缵绪母亲姓陈，非一般家庭，婚后随夫姓，尊称王陈氏。入王家门后相夫教子，王缵绪从小就受到良好传统教育，还特别为三子聘请举人传授学识，培养了王缵绪重视知识及刻苦钻研品质；在成长和教育过程中，塑造出他性格中文化素养，但和他勤奋好学有很大关系。除读书外，就随父习武，曾步行 30 多公里到南充县城参观“顺庆武术擂台赛”，另拜武术名师习武，其武术也日益精进，非同一般。

（注：王缵绪习武习惯，一直坚持到晚年也从未间断。）

在父亲去世后，由母亲承担抚养教育责任。王缵绪从小记忆非凡，人称奇才，他系统学习四书五经、八股文及孔孟之书，都过目不忘，对《论语》喜爱独钟；常人一天只能通读一篇，他一天就能背下，若背不下，就不睡觉，直到熟背为止。10 岁已将《论语》20 篇 16000 字熟背于心，各学扎实；15 岁就考取秀才。因四川已三年未有出榜之入，却出现个舞象秀才，一时轰动全省，吸引不少文人墨客见其相

识，已构成王缵绪在文化教育层面的社会基础，到三十世纪初，却把他称作“大西南文化教育领域的领军者”。

于 1904 年，很多秀才都没有参加甲辰恩科的会试；因 1905 年科举取消，科考试由各省按差不多统一时间各自组织考试，各省中举人数不同，有规定限制，考试题目由各省自主出题。同年 7 月王缵绪考取科举，可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制诏，令书院及各省府州县均改为政府公立学堂；他以优异成绩授予“奏奖举人”，进入省府公立的南充顺庆学堂府。在 1906 年初，清政府四川总督锡良开办四川陆军弁目学堂，这是四川历史上第一所军校，王缵绪考入为炮科专业。一年后由继任四川总督赵尔巽电请清政府陆军部，将四川陆军弁目学堂改为四川陆军速成学校（共两期）。1907 年开办军事讲习所，有 60 名学生转入四川陆军速成学校为旧班第一期；王缵绪这才与刘湘、杨森、鲜英、贺国光同窗，而他学识起点之高，这在川军将领中是独一无二；较国军将领中也少有‘科举之人’。

王缵绪一生从事军政生涯四十余年，自 1911 年军校毕业初任清末，四川陆军讲武堂暂编第十七镇步兵第三十三混成协第六十六标棚、棚长，**排长、连长、营长**驻扎成都。与蒲殿俊结盟投入“辛亥革命”和“保路同志军”。在一次作战中，所有军官不战而逃，仅王缵绪指挥残部转败为胜，这是他生平指挥作战成功开始，就成为“辛亥革命”的有功之臣。如光绪牌位最后呐喊：一场用圣恩对抗暴政维权是带着棺材上朝请愿。即发生 1911 年 9 月 1 日，成都岳府街的铁路公司里气氛比丧礼还凝重。蒲殿俊敲了敲惊堂木：“朝廷说铁路国有是‘大政’，但我们要问问？蒲殿俊举起一本《大清会典》问，哪条祖训说过能抢老百姓血汗钱？”三天后，3000 多名股东组成“保路请愿团”。前排是推着独轮车老农民，车上供着“川主”李冰神像；中间是穿着朝服举人王缵绪等人，捧着光绪皇帝“御笔朱批”；最后是一群妇女儿童举着写有“还我血本”白布；连成都首富罗升田也坐着八抬大轿来了，轿子里装着他家五代人地契和股票。同年 11 月 27 日由保路同志会宣布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会长蒲殿俊以王缵绪学而优则仕为核心人物之一。1912 年 3 月成渝两府合并，在重庆设立“镇抚府”负责军事控制与民政管理，将王缵绪部队转隶“重庆镇抚府”，任陆军炮兵少校团长兼第一师军官传习所所长。1913 年 10 月北洋政府成立，袁世凯亲颁奖章于胸。同年二次革命爆发，王缵绪所属部队加入熊克武讨袁军。至 1915 年“护国战争”，王缵绪多次展现出文武战绩突出，获北洋政府颁发五等《文虎勋章》；1916 年由王缵绪指挥护国军守住泸州地区，同年 4 月获五等《嘉禾勋章》；1917 年王缵绪治理川政尤为突出，晋颁四等《文虎勋章》；1918 年 1 月任陆军炮兵上校旅长，同

年4月升任第二师师长。而刘湘当时也不过如此；但王缵绪不是武夫，具备文武作战超强能力，被列为一支完全独立军队存在，却不断扩展，曾在四川军阀战乱20年能独善其身，大搞城市交通建设、创办教育。

（附：著名大师刘师亮对联，讽刺杨森以修路拆民房，激起民众将他从成都市政督办赶下了台。）



1924年，北洋政府授予王缵绪将军府《徽威将军》，为都督府一等执事官兼成都市政督办，负责执行军政各项事务。

（附：由徽威将军王缵绪一等军政官--赠国民会官员观摩特奖）



王缵绪在成都市政督办任上，大力开发城市建出设，扩建成都少城公园及内部文体机构。如今的成都“春熙路”、“太古里”等大街，及重庆“巴蜀中学”、“巴蜀小学”、“巴蜀幼儿园”等校，都是他所创巨大成就。并在省市青羊宫、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多次举办即指令政府相关部门观看武术擂台赛，以弘扬中华传统武术，宣传与鼓励百姓习武健身，强体卫国。当年南怀谨曾是成都王公馆中常客，俩人一起总是切磋武艺；而陈子庄也是在成都参加武术擂台赛夺得金奖，被王缵绪作为侍卫在身边 10 多年。因王缵绪出道早，军政地位迅速攀升，长兄王缵熙也成为地方显要人物，担任过西充县财务委员会委员长等职。

1930 年，王缵绪在师长任上兼国民政府四川省盐运使期间，年逾六十母亲王陈氏在重庆安然逝世，王缵绪乘船逆嘉陵江扶灵归乡。船到南充靠岸后，经陆路运西充县化凤山安葬。该山是王缵绪祖地，山上有王氏家族墓基群，父亲去世就与祖辈葬在一起，母亲灵柩自然与父亲墓合并为一个大墓，王缵绪在母亲灵柩下葬时洒泪诵读《王治易运使超荐亡母陈太夫人疏》：

惟中华民国十九年（1930 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浊世棘人王缵绪，稽首拜疏。

无上金刚上师，药师琉璃光如来暨十方诸佛菩藏，一切护法。诸圣尊前，莲花座下，盖闻大悲为母，诸佛报历劫之恩，生死无常，一

棺掩终天之痛。哀此凡浊，莫辞轮转，自非圣智，谁蹬无生？惟我慈母。育自陈门，归于王氏，赋柏舟于中年。

比黄华于晚节，流光电谢，幻质云委，享寿八十二年。离家数百余里，悲浮生之如梦，望泉路其何归！愁听巫山之岳，莫填精卫之海，欲报误恩，惟依正法。伏惟。

药师如来，东方齐界，无量庄严。琉璃光明，众生普照；大（？）所摄，无幽不烛。是以虔修馁供，特展微忱，遵秘密教，修瑜珈法，一心皈命，七日为期。慨除已往之夙愆。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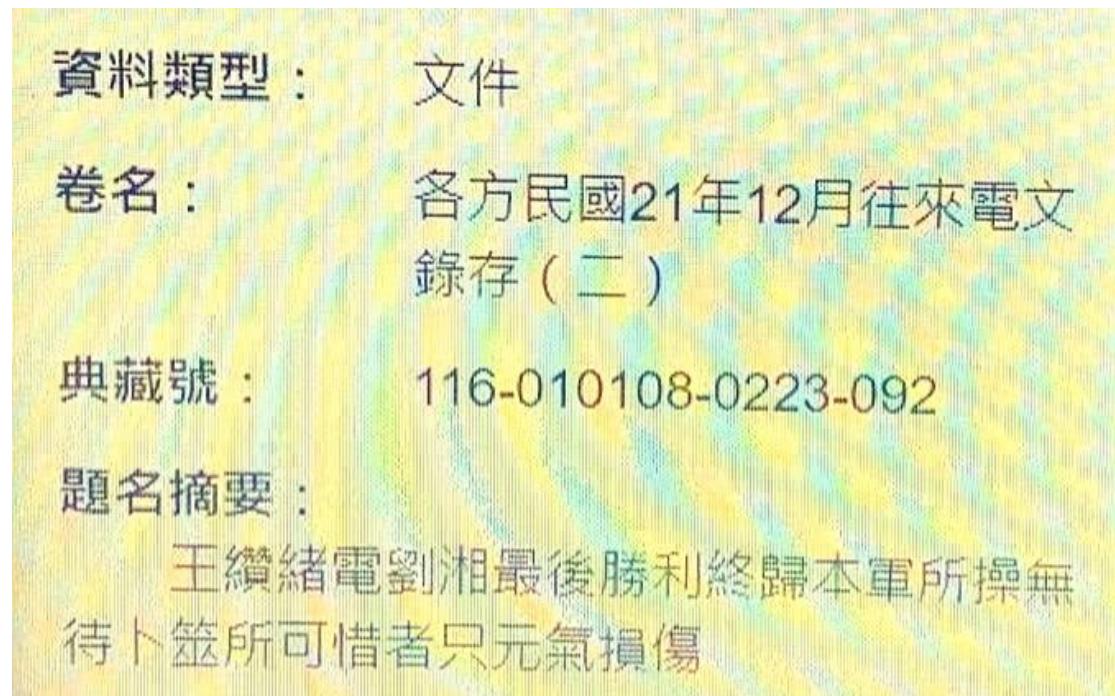
锡现前之加被，放光接引；摄入莲胎，永谢娑婆，长依琉璃。并愿九族六亲同登佛地，十方三界，悉脱苦轮。地狱涌出自白莲花，浊世化为金色界。死者得度，生者蒙福，共入解脱之门。

悉登清凉之地，专此拜达，无任屏营。谨疏。

无上金刚上师，药师琉璃光如来，十方诸佛菩萨。护法诸尊，莲花座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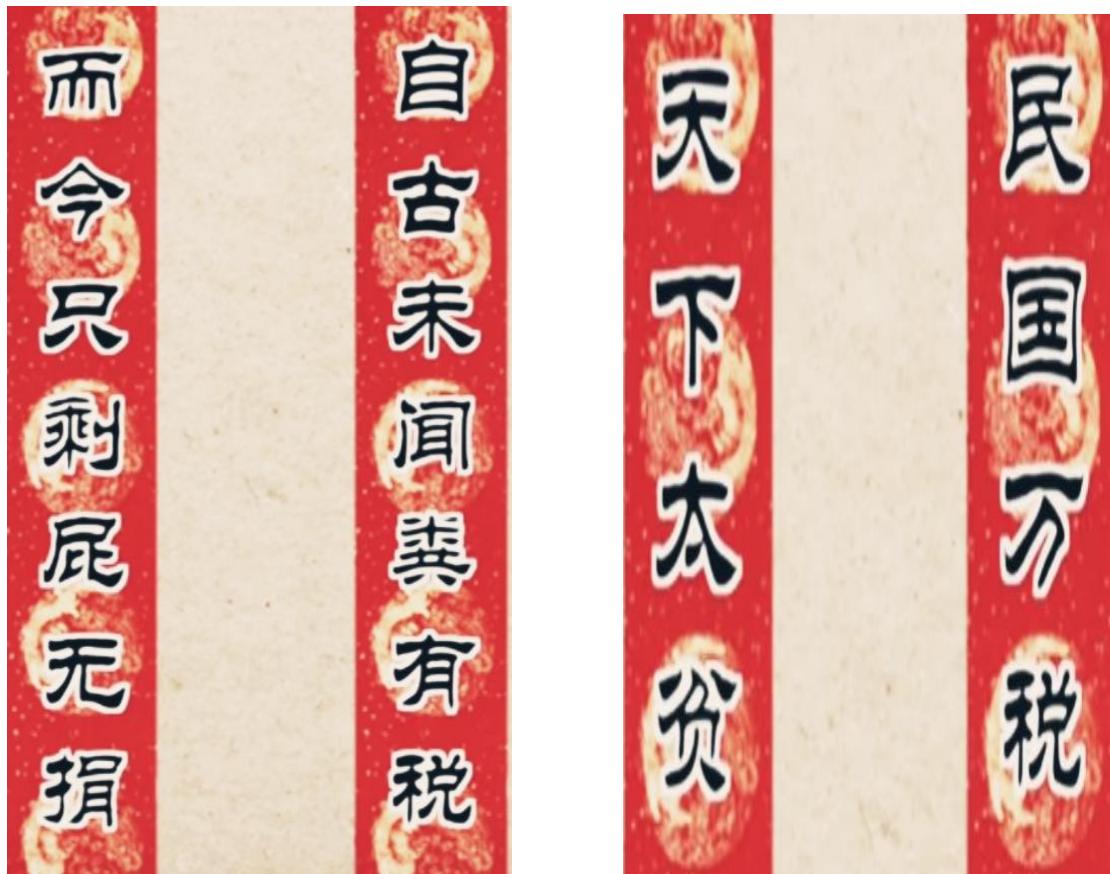
棘人王缵绪和前泣疏
民国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从历史而论：王缵绪绝非是“刘湘部下”，王的军队也从未靠刘湘供养一兵一卒；他不等同王陵基、潘文华等人属刘湘手下的带兵者。相反，刘湘在发动军阀战乱遇难时，却乞求王缵绪为他立汗马功劳；但二者志向不同，更不是同路之人，王缵绪对刘湘心存野心不满，对他多年发动军阀混战已深恶痛绝！多次当面羞辱刘湘不懂军事，以刘神仙卜筮为军师，注定失败。果真在“叔侄大战”，刘湘被刘辉打伤元气，向刘文辉乞求签定“停战协议”。可百姓一片狼籍，应民众乞求王缵绪出征平击刘氏一族，使川民安居乐业。为此，王缵绪大骂刘湘“连自家人都统一不了，还总想一统四川之理！”（附：由王缵绪挥军将刘文辉赶出四川边外雅安落草为寇 20 多年。乃胜利者王缵绪电告刘湘最后胜利终归本军所操无待，卜筮所可惜者只元气损伤。）



自清朝灭亡，川军起源于北洋新军第 17 镇，按正规军编练新式武装有：骑、炮、工、辎特科部队及混成旅。由于地域上的特殊因素和各个派系众多争纷，四川长期形成军阀割据，实行各个军系的“防区制”，以各自驻守地盘征税供养军队。这在军阀割据 20 年来，也不得不承认刘氏一族，以压榨民脂民膏及各种增税手段一时乍起，大建刘氏庄园，购置武器，以不断发动军阀战乱扩大势力，可自封省主席地方官商之职；其族内形成官、军、商链条，互为配合，横行捞钱。这在清朝被称土匪者，当成了气候称作“军阀”，刘湘一族就是以军阀起家，扩大势力，养兵打仗、购买武器，长年供姨太太成群及全族人享乐，收取各种税目多得数不清，如点灯税、嫁妆税、打狗税，粪便税、不种鸦片交“懒捐”，逼川民为刘氏族种植、另以护商税设卡勒索、农民种地要先交田赋税，让交几辈人的税费，一担米从地里到集市设七八道税卡，到头来所剩无几。这都是刘湘“税收政策”，发展到“预征”未来年份税款之巨大。史载征收税款已延至 1949 年；从 1934 年预征税款又延至 1985 年止。仅刘氏族内早已形成官商勾结，欺压百姓，并年年发动内战，让川民长期饱受双重灾难之困境。这对民国南京政府而言，蒋中正还远未达到统一全国各省军政权力，对各省军系自封省主席等各职，也仅是默认而已。

（附：四川著名大师刘师亮的对联，对当时刘湘收取税费讽刺。）



附：四川军阀时期战争简史

1913年8月，二次革命之战涉及云南、四川、贵州、湖南、江西等南方省份。

1915年12月，护国战争波及四川、云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省。1916年6月，袁世凯病死。护国之战结束。

1917年4月，刘存厚部发动驱罗战争驱走滇系军阀罗佩金。随后刘存厚与黔系军阀戴戡爆发刘戴战斗，戴戡在战斗中身亡。

1917年7月至1918年5月，第一次护法战争又称靖国战争、南北战争。滇系军阀唐继尧与川军熊克武联合黔军王文华击败北洋政府，任命四川督军周道刚、刘存厚。10月，桂系督军谭浩明组织护法联军进入湖南与北洋军作战，一度攻至湘鄂两省交界处。在吴佩孚反攻之下又退回两广。

1920年3月，滇系军阀唐继尧、黔系军阀王文华、联合川军部分人马发动倒熊（克武）之战。战至7月迫使熊克武退入川北。

1920年8月，熊克武联合刘存厚部发动靖川之战，将滇军黔军逐出四川。

1921年1月，熊克武部发动驱刘（存厚）之战。3月，刘存厚通电下野。8月，刘湘发动川鄂之战，与吴佩孚在湖北西部相持不下。12月刘系军阀撤出鄂西。

1922年7月，四川内江杨森部与刘湘部发生激战。8月杨森战败，前往湖北投靠吴佩孚。

1923年1月，四川内江再度争战，4月，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陈国栋部占领成都。6月，一方以得到吴佩孚支持的刘湘为首，部下有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陈国栋，刘存厚与杨森起而相应；另一方以孙中山支持熊克武、刘成勋为首，得到滇系军阀唐继尧和黔系军阀支持，形成南北大战。北军先败后胜，1924年3月，熊克武、刘成勋被逐出四川。（附：著名大师刘师亮对联，对当时收取税费讽刺。）



1924年，王缵绪在成都市政督办任上，极力推行新政，因政绩卓著，获川民敬仰！这年刘湘与杨森战争至9月，杨森被刘湘逐出四川，又再度投靠吴佩孚。

1926年1月29日，江巴事变（渝变），川军与黔军交恶。黔军袁祖铭将刘湘逐出重庆。刘湘与杨森联手发动驱袁之战，5月刘、杨联军将黔军逐出四川。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1927年4月，武汉国民政府誓师北伐。

1927年5月，杨森与吴佩孚联手进攻武汉国民政府。6月，刘湘欲断杨森后路被击败，不料邓锡侯、刘文辉背后袭取重庆，刘湘只得掉头击退邓锡侯等。

1928 年 1 月，刘湘联合赖心辉、郭汝栋、范绍曾、吴行光联合进攻杨森，5 月攻杨之战结束。9 月杨森、刘存厚、赖心辉、郭汝栋、李家钰等联合向重庆刘湘进攻，发动川东大战，10 月被刘湘击败。

1929 年 4 月，杨森、李家钰等再次发动倒刘（湘）之战，继续川东大战，当月刘湘和刘文辉联军击败。

1930 年初，全国各省归于单一军阀控制，只有四川军阀内战绵延 20 多年，最长战争曾延续两年多，数十万各系川军打得惊天动地。

1931 年 2 月，四川再度内江北道之战。5 月，刘湘与刘文辉攻打李家钰，邓锡侯兵败罗泽洲受到削弱，失去兵权。

1932 年 10 月，刘氏一族叔侄之战，史称“二刘大战”。战争延续到 1933 年 9 月刘湘大伤元气败给了刘文辉，刘湘只好乞求签定停战协议。经民众一片苦苦哀求除刘氏一族，王缵绪实不忍再看民众年内战之苦，他挥军亲征将刘文辉部赶至川外边境雅安落草为寇（20 多年），从而结束长达川内 20 年的军阀战乱。

直到中原大战后，刘湘企图东山再起，主动到南京乞求蒋的扶持。由于四川特殊地理环境，外界军系难已入内，加之本省内部纷争 20 多年以来，已形成军阀割据的各个军系防区制，以划定地盘驻守；而王缵绪也是独立的其中之一。在北伐时，因全国各省军系都改称“国民革命军”，仍由首领统一在手，唯独四川军阀改称“国民革命军”后，依然以“防区制”，由各系之首领掌控。

在刘湘得到蒋的支持，则以省府统一收税手段逼各系军阀归入名下，从表面上似乎打破军阀割据，都划在省府名下，这不过是为获取省府税费供养自己军队而已。之所以刘湘这个省主席之名，是让他带头剿共目的。但事与愿违，很快刘湘与中共及外省军系反蒋开始，逐步与蒋撕破脸，一度剑拔弩张。如刘湘令川军各部在重庆两路口、菜园坝、浮图关外张家祠一带修筑工事，白天戒严，夜间演习，部队纷纷出动，与中央军一触即发。刘湘所调动军阀部队想解决掉重庆行营、参谋团、别动队。他令人扣押驻重庆浮图关别动队员，又与中央军校成都分校学员发生武装冲突、互相开枪。可当时中央权力在他反对下不准入川，蒋责成贺光国全权负责处理，最后撤销别动队科长柏良和中央军校成都分校主任李明灏职务，派国军第 51 师中将师长陈又新继任，刘湘与蒋派入川少部剿共人员冲突暂停下。

1934 年，在剿共过程中，蒋最看重王缵绪这位文武将领，为取代刘湘，蒋把王缵绪秘密拉入“复兴社”作为心腹，其军队归蒋调遣，与刘湘形成两大阵营。为整顿川军，王缵绪配合蒋中正 1935 年开办「峨嵋军官训练团」，调训四川、云南、贵州军官及行政官员，先后办了两期训练团。从而开始整理川军、裁汰不合格军人及行政人员，

以缩减经费想将川军纳入国军指挥序列，以王缵绪为首陆续带动各川系部队成为中央统辖军队，因刘湘以辞职拒蒋整治自己军系，而达到“去刘湘化”目的。由王缵绪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四川整军委员，负责整治川军为国军化，他与派遣入川官员几度修改完成《川康整军实施办法》、《川康整军方案》，最后双方达成川康整军原则十一点，在对川康将领利益给予一定照顾，中央收回川康军队人事、指挥、经理等权利。此时整个川军已形成两大阵营，一部分表示效忠刘湘；一部分以王缵绪为首表示支持蒋同共抗日服从中央；如范绍增和陈兰亭与王缵绪攀上亲家；唐式遵、孙震也通过孙元良不断向蒋报告刘湘与桂系密谋等事实；杨森长年驻云南也向蒋报告：“刘湘要撤换陈万仞，并称中央整军是要川军官兵失业为匪。”李家钰也派参谋魏粤奎携亲笔信给戴笠，向蒋表示衷心。而王缵绪为支持蒋共同抗战，立即在四川全省成立“怜民社”诸多组织，引导军民弃刘湘“川人治川”狭隘思想，反对刘湘一贯抵抗国民政府入川大计。可刘湘维护自己利益与中央不断发生各种磨擦，蒋曾调兵四川周边以防不测，以致这种形势发展到1936年“西安事变”进入高潮，这让蒋的入川大计彻底失望。若不是苏联下达保蒋指示，刘湘是不会暂时低头派秘邓汉祥去南京向蒋输诚，将所筑工事一律铲除，仍令所属宪兵警戒放哨。蒋拒绝与邓见面，让何应钦与邓商谈出六点意见，让刘湘除保留绥署警卫部队外，交出他系军队出川，实行军队国军化，军令军政交中央以保证其现有地位，并赋予法定上之全权建设新四川。而刘湘得知调动亲信将大量转移武器，王缵绪要求蒋出兵四川彻底解决刘湘，勿中刘湘缓兵之计。

入藏登錄號：	002000001869A
全宗號：	002
全宗名稱：	蔣中正總統文物
卷件開始日期：	1937/03/31
卷件結束日期：	1937/03/31
資料類型：	文件
卷名：	一般資料—呈表集集（五十三）
典藏號：	002-080200-00480-119
是真名摘要：	王緡緒呈蔣中正西安事變走後劉湘行動動力 出軌李宗仁白崇禧等時與密謀某人心更為香港 動現解決川局可將劉湘更調以資保全呈上旨 不致用兵完全就軍部等文電日報表
檔案系列：	蔣中正總統文物/特文博專

实则，刘湘把杨森赶出川，始终忌惮之人就是王缵绪。王任师长时相当有实力。而刘湘自知军事素质和作战能力，与王缵绪差之千里。因王缵绪是川军将领中唯一秀才升为举人的文武帅才，在川内驻守过不少地区，招集兵援之多，尤其是南充、西充属其老家地区，几乎全部投入他军，而刘氏仅限大邑县地区。王缵绪更胜一筹具有独特上层

社会人脉，这恰似一介武夫们不具有的阵营地位，当一些派系头目发展成气候，无不想洗白自己成为上层社会者，如陈兰亭、范绍增都先后与王缵绪攀为亲家，这又给王缵绪增加军事实力。再加王缵绪治军严格及训练，为除刘氏一族，将刘文辉赶出四川边境雅安落草为寇（共20余年），从而终止川内战乱，王的影响力与任何军阀将领不可相提并论，他已然被公认为‘大西南文化教育领军者’。

经剿共过程，在蒋的眼中，王缵绪则高于任何川军将领，尤其是与中共徐向前作战方面突显指挥军事才能，即成为蒋最赏识及寄托者，以仰仗他配合涉法实现入川目的。在抗战前，王缵绪所率第44军是较早投入中央军序列，此时全川唯有王缵绪部队身着中央军服饰，由中央拨供规模虽按44军一军编制，但他的军事实力是在两军规模以上。这与同一时期地方军阀部队截然不同，就连李宗仁、孙震等人仍是地方军装饰。可以说。川军是在王缵绪带动下，执行中央整军、裁军、训练通过的川军部分先后有第44军、第56军、第67军、第72军、第78军、第88军）六个军。这其中，军长王缵绪第44军是川军较早投入中央军序列，是蒋入川剿共认为最得力作战部队，已列入正式国军调遣。并在抗战之前该部队装备及服饰全部更换中央正规军系化，与同一时期地方军阀已截然不同了，就连李宗仁、孙震等人仍是地方军装饰。此时，王缵绪已完全取代了刘湘，听命国民政府领导；全川唯有王缵绪穿着中央军服饰，部队将士换装，武器装备得到军委供给，虽供给按44军编制，其军事实力以在两军以上规模。

在1937年5月，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对川军进行第二次整编，史称“川康整军”。刘湘因不服从自己军队进行整军，已撤消所有军职。蒋让南京政府罗列出刘湘20多年的军阀内战罪名事实。刘湘特派张斯可、刘亚休去广西与中共代表张云逸及李宗仁、白崇禧经多次会谈，“于6月26日拟定红、桂、川三方巩固国内和平七条纲领，签订了《川、桂、红协定》，若蒋不同意就联合起来进行反蒋活动”。这是刘湘同中共联系以来形成文字条款文件之一。在协定签订之时，正值“七七事变”爆发，国土已大半丢失！毛泽东立即复电张云逸：“桂方七项是对的，我们赞成本此做去”，并指示“方案既定即请桂方向桂粤港沪各方努力做去”。张云逸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向桂系和刘湘系表明，中共希望桂系和刘湘系用事实表明反蒋诚意。桂系和刘湘不得不接受中共主张，暗中联络进行反蒋活动。

于1937年7月3日，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南京发表谈话说明川康整军方案原则。重庆行营代主任贺国光强调：“整军为划一全国各军编制，充实各军内容，改良军队素质，提高官兵待遇，期速增加国防军力量之现代国家必要之图，犹为救亡图存的我国国防军所亟应走上之正道。此次川康整军原则：

- (一) 按照学理来改良和划齐编制，以备国防之用。
- (二) 尽现有经费整编，提高官兵待遇充实内部质量，非裁兵、减费。
- (三) 纵有少数组余之老弱或过役年龄官兵，必定从优设法安置。
- (四) 非调换人员或安插局外人。”

同年8月4日，日军占领大半国土，桂系终于下决心与蒋合作，白崇禧代表桂系飞南京会谈广西出兵事宜。白崇禧出任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李宗仁出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8月7日，李宗仁劝约刘湘一同赴京输诚，听取抗战大计。刘口是心非表示：“四川可出兵三十万，供给壮丁五百万，供粮食若干万石”。但刘湘一回川就大量藏武器，未有供粮之举，在出兵问题上与蒋讨价还价，提出诸多出川要求。而川军主将王缵绪基于守土有责，发动与率领部分军队出川抗日，刘湘在[共赴国难]共识下，属刘系部队者，也心知肚明，不得不作出出川准备。

据顾祝同電蔣中正報告：“刘湘所存储械弹计步（枪）弹三千万发，分存嘉定、宜宾两处，未发捷克式机枪五千余挺，路易式机枪八百八十挺，已发存刘树成部路易式机枪六百余挺，捷克式机枪百余挺，等语。”与此同时，唐式遵呈蔣中正：“枪弹计新旧步枪约五万枝，法（国）造机枪约三千挺，山炮三十余门，平射炮十二门，步机枪弹二千余万，尚有法（国）购存滇（云南）之步机枪若干，月前曾派员又赴滇（云南）交涉。日前，邓（锡侯）、刘（文辉）王（陵基）召开后方会议主张各异，邓（锡侯）刘（文辉）主（张）新旧机枪千挺、大炮百门、连同存枪五万，以两支修配一支，成立三十个预备团，其经费拟以保安团每年所以经费三百余万，及出川各部补充团经费充之，王（陵基）力持反对，所谓保安团及其经费，系省署权限，绥署不宜过问。請將川省所有軍（队）保（安团），悉數調出，撤銷綏署。刘湘新編第18師让周成虎任师长（是刘湘的妻弟、小舅子），帮刘湘在川南宜宾和云南存留大批川造和进口精良武器，包括山炮、平射炮、迫击炮、重机枪、手提机枪、新旧步枪，还有大量的子弹、炮弹。”

（注：因隐藏之深，直到1940年底被军统找到。）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蒋调云南杨森第20军赶往上海增援；催刘湘所系向指定地点开拔。可刘湘迟迟不行动向蒋要装备，提出开拔需经费四百六十万元，希望中央解决，并要求所有川军，希望集中使用，不能分割，全部由自己（刘湘）统一指挥；即强调川军装备羸劣，希望更换装备、补充弹药等。”对这一问题，若当初刘湘服从整军，不提出辞职，经整军后是可以提供武器军晌。但刘湘在上海开战，银行关闭硬提要求，中央无法提取大量现金支持。蒋让刘湘向地方各银行自筹，武器装备等到前线再根据情况补充。但刘湘既不缺

钱，也不缺装备，就是以此要挟，希望将所有川军都划归其统一指挥。况且，以王缵绪为首川军部队已通过整编训练已达到军委会的各项要求，军费开支已由国民政府统一拨付。但刘湘军系始终未通过整编，另把他军裁减不合格大部素质极差纳入自有，增加个保安团。此时刘湘名下仍属地方军阀部队，并不在国民府统一预算之内。

（注：出川部队仅刘湘军系的武器装备羸劣，是故意把武器藏起来，身着单衣、草鞋、破烂不堪，却给整个川军已造成不良口碑。）

1937年8月29日，蒋催促川军出川电贺国光：“最急，重庆、成都贺副主任元靖兄，请速催甫澄（刘湘）兄部队提前出发，否则派邓（锡侯）孙（震）各部先行亦可，如何盼复。”8月30日川康绥靖公署开会决定，出川部队限于9月5日以前分东西两路出发。第一纵队由川北道出发，第二纵队由川东道出发，限各部在10月中旬到达指定地点。“蒋下令各军由北道出川第41军、45军、47军。从贵州出发杨森第20军均遵中央命令；依照重庆整军会议规定于限期内，在军内作公平合理缩编，然后依照一定建制出发向前方指定地点集中。原定11个师现增加绥署一个直辖师（144师），两个直辖旅（独立13旅、独立14旅），47军（104师、178师），共计14个师。

1937年9月5日上午9时，四川各界民众欢送川军出川抗敌大会在成都少城公园大光明电影院举行。据史记载：“以刘湘为首部分出川有邓锡侯、孙震部仍属地方军，持有羸劣步枪，刘湘对随他出川地方军系称：“打仗就要由蒋负担装备和军饷，自己制造及购买的武器当然要留下。”于是1937年9月15日刘湘令刘航琛赴渝筹集，在中央、中国两银行抵押借200万元，于9月上旬办妥。另260万元由渝市绅商借垫，计商界120万元、绅界60万元、金融界80万元，刘湘却打着蒋要他抗战取得金融界先行提出100万元，待9月底借款集齐即行归垫。

据1937年9月20日戴笠呈蒋报告：“刘湘打着抗战之名，出川前把武器藏起，多数人旧步枪都没有；新编第18师师长周成虎来函示诚，并请赐见参谋长先智渊。报告内容：一、据先智渊同学面告（一）刘湘遗下现存叙府（宜宾）附近之械弹，约尚有：新步枪万枝，轻机枪两千余挺，小迫击炮千余门，各种子弹壹千八百余万发。是项械弹大部由周成虎师保管。（二）本年五月，周成虎曾派其亲信，第二旅李旅长，至川滇边境，与龙云次子龙绳祖晤商，惟内容不详。（应为讨要法（国）购存滇（云南）之步机枪。唐式遵报告内有提及此事。）

（三）（四）（略）谨呈校座 生笠。”刘湘就是用这样手段逼蒋给武器装备。9月26日，蒋致电贺国光：“重庆贺副主任，川军各师现到何地？每星期日，务将每周日程，汇电详报，并望督促。”

据张世英编著《事略稿本 40 補編（1937 年 7 月至 12 月）》第 636 页，台北国史馆印行，发行人吴密察在 2016 年 9 月出版。对刘湘军系有详细介绍：“1937 年 10 月 2 日，刘湘所属部队仍没到位。刘湘听从军师刘从云（刘神仙）建议：“对所属部队进行混编，让刘湘将第 21 军、第 23 军控制在手，指定各军以营为单位分割各军建制，令各营由营长指挥。这样一来造成官不识兵、兵不识官，军长管不了师长、师长管不了旅长、旅长管不了团长，就只能听刘湘一人指挥的局面。”

10 月 14 日，刘湘派卢作孚等到南京面见蒋，再次要求川军集中使用，由刘湘指挥。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也建议蒋给予刘湘战区司令长官任命。蒋怒称：“刘湘与共产党及各反动派互相勾结，私心自用，最无识见者。”10 月 15 日，蒋在李宗仁、白崇禧建议下被迫任刘湘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兼第二纵队司令，唐式遵为第二纵队副司令；邓锡侯为第 22 集团军总司令、孙震为副总司令。同年 11 月初第七战区组成，将第二预备军第二纵队改称第七战区第 23 集团军，并成立第 24 军团和第 25 军团，第二纵队序列改变，第 144 师由纵队直属部队改隶第 25 军团指挥。蒋能同意他们的要求也是有所安排，刘湘仅仅是名义上的司令长官，指挥权在副司令长官陈诚手中。

11 月 5 日，在蒋不断催促下，刘湘在成都向蒋连续发两份电报，不得不回告所辖部队行程未到指定地点。于 11 月 12 日上海沦陷，淞沪会战彻底结束。

11 月 16 日，蒋在陵园官邸召开军事会议，研讨南京保卫战；刘湘本人此时才出川参加会议。刘湘仍逼蒋条件是，希望将所有川军（所指以王缵绪为首归入中央大部川军）由他统一指挥等无理要求都被蒋拒绝。会后，刘湘在南京邀各集团司令要员于赤壁路 15 号会商共餐，刘湘因过量食蟹引旧疾复发，住进汉口万国医院，由军统派专人监视，其行动受到限制，不准他返川。于 1938 年 1 月 20 日刘湘病死医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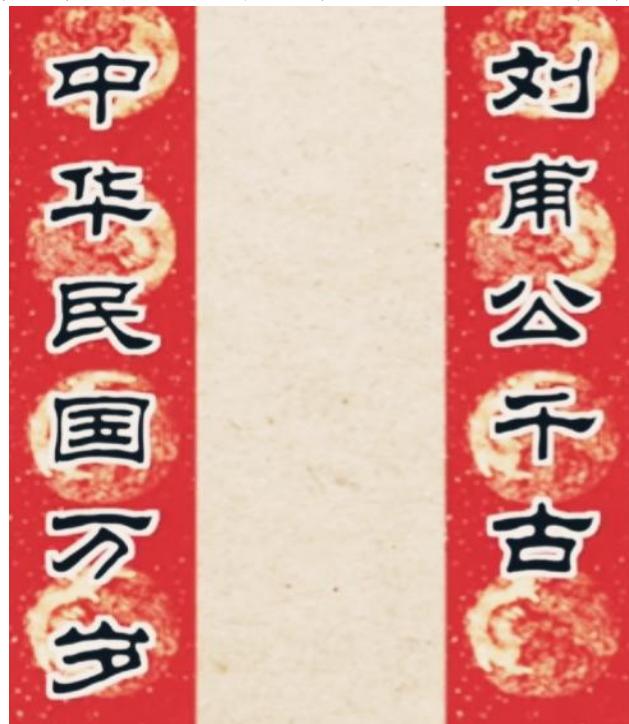
而随刘湘出川部队原指定地点在山西集中，但到了山西已是冷得刺骨，如一群讨生活叫花子却被阎锡山拒绝接收，他们抢了晋军库房，在百姓摊上买东西不付钱，还往死里打。阎锡山得知拍桌子说：“抗日不行，祸害老百姓有余！”即向蒋通电“赶紧调走！”

因这支部队一路臭名远扬，蒋十分犯难又给第一战区程潜通电接收，程当即决拒绝，成了烫手山芋。蒋再给第五战区李宗仁通电，李认为比稻草人强收下，经挑选二个师编入他军到台儿庄、滕县参战。可没想军事烂到让二位师长送死成度，按理其下官员都该法办。

[摘台湾国史馆]（抗战 101-102 国史馆集刊第四期，1938 年四川省政府改组风潮始末）：[由于四川地势阻隔，始终处于独立状态与独

特政治格局，造成民国以来川省主事者特殊的行事风格，中央政府很难渗入到这一边陲省份。自 1928 年北伐完成，宣布易帜，将各省军系纳入国民政府体系，但四川依然维持独立地位。于 1935 年中央剿共战事推进，残部共匪入川，这时中央不得不插足四川境内。由此刘湘疑虑一己私利不满，处处抵触中央设想迁川计划。当大半个中国已失守时，蒋仍为没富足安定抗战后方的立足点，一时间难下践诺决心。但在决定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川将王缵绪为抗击外侵，伸张大义，持蒋抗日，却站在刘湘的对立面。于是，蒋是靠王缵绪在川威望及影响，经王走访与招集各派系首脑，极力协调川内各派系力量与支持，就在各省军系与蒋博弈过程，也正是民国社会转型之际。而各省军系有表现出现代化进取，更多是旧军阀派系粗蛮狡黠和自作聪明，如刘湘是民国史钉在耻辱架上的鲜活例子，到死他也能实现“四川王”的企图！要不是从南京政府入川安定着想，是不会封其病者“上将军衔”、举行所谓的“国葬”！]（注：因四川民众对刘氏一族恨之入骨，对刘湘另类之墓设于成都南郊处，始终争议不断；于 **1966 年 8 月 23 日** 刘湘之墓被广大工农兵共同行动挖掘、焚烧尸骨。现“武侯祠”刘湘墓是 **1985 年** 改革初期，由后人从国外回国所建。）

（附：刘大师讽刺刘湘对不起“齐，是谐音”，中华民国万岁。）



当抗全面爆发后，于 1937 年 9 月以王缵绪为首出川部队由中央调遣，向宜昌集中攻克平汉铁路沿线，首战夺回日军占领的平汉铁等交通战线重大功勋。于 1938 年初成立第二十九集团军（含第 44 军、第 67 军、第 88 军）为国军参加各役；授予王缵绪集团军总司令兼武汉会战外围总指挥，与日军作战争抢占领省市大量人员物资入川，即

负责扼守鄂东地区，并指挥该地区陆续所发生的各个战役，而长期肩负两湖作战主将，他所率的川军第二十九集团军物资及军人待遇等配制，始终与中央军一致。该集团军在王缵绪指挥下，战力极强，屡战屡胜，把堆积武汉三镇和周边全部中华民族家底迁入四川，当时内迁四川道路仅有两条，一条是走陕西进四川，史称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这条公路狭窄，抗战初期大多知识分子走的是这条路入川，若工厂、运输机器就不可能。另条路通过武汉水域和公路入川，从宜昌到四川公路上常常是为了把对面车让过去，自己就得趴在悬崖边上，半个轮子则悬空，经常出危险。所以长江水运是唯一选择，有两不利因素，第一是三峡航道狭窄、流急，从上海过来的船必须在宜昌换乘穿江轮，大船转小船才能逆江而上，世称“三峡鬼门关”虽能挡住日军舰队，但也同样对国民政府及弃守省市入川困难。第二是开战后，原有外资航运公司撤了，当时又没船调用。要把国民政府等机构搬入四川很不轻松，在宜昌地区所有学校和礼堂，铺个席子当旅店，躺着大都是名人知识分子及党国要员，都是在排队等搭船入川。码头上物资堆积如山，箱子绵延数公里之长，上面全部用笔写着“特急！特急！还有当兵把守故宫博物院国宝，再就是中国军工制造业最宝贵精密仪器等大量物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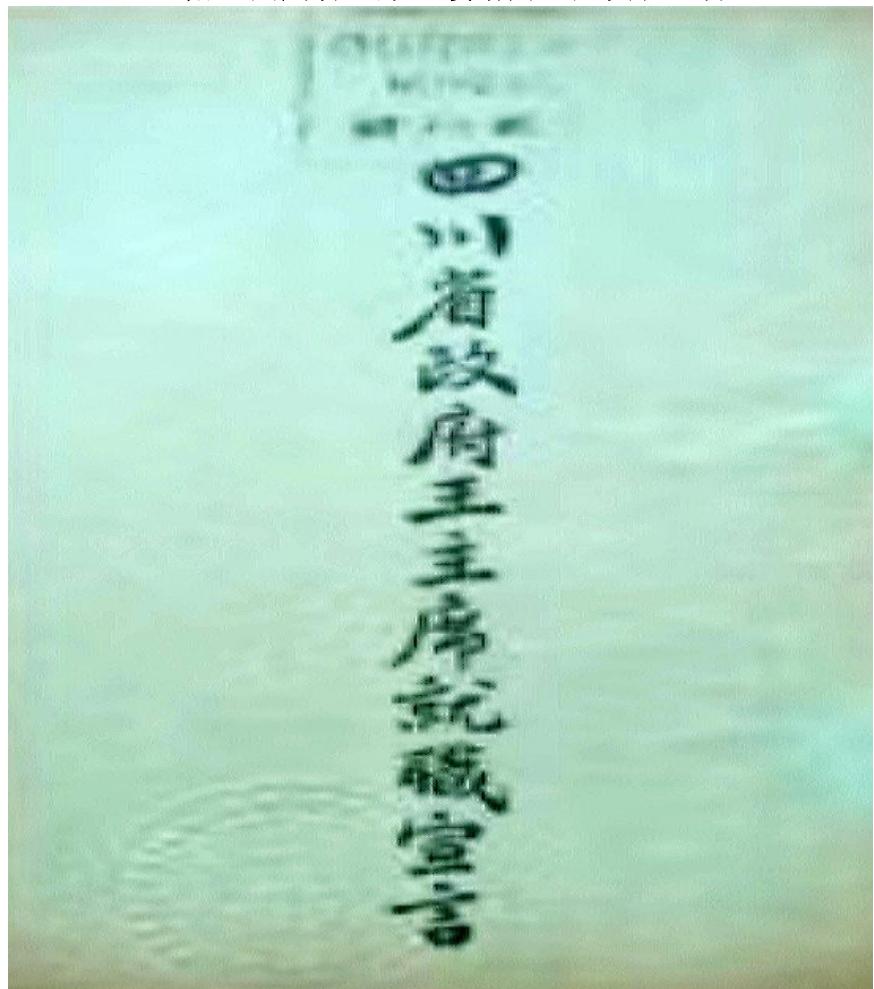
更重要是，日军是不会眼睁睁让占领省市人员物资运往四川大后方，在危急时刻，为抢大量物资与人才，时任抗战初期四川省主席王缵绪兼武汉外围总指挥，以拯救中华民族血脉将所有物资人员涉法入川。他做出重要决定，根据吃水深浅、马力大小，把船分成三类，跑航运分三段，如搞接力赛冲刺速度，组织 3000 条木船拉着货物，拉人舱位卧铺取消，可多拉两倍人，给难民、孤儿吃的。此时若有少许洋人货船价格高昂；而卢作孚民生公司是 70 吨小船起家，在航行上，对三峡险滩暗礁了如指掌；经省主席指挥川军与日军苦战，争抢物资，即掩护民生公司在确保安全情形下，将宜昌所有积压人员物资运入川。

为避免出现南京那样大屠杀，武汉地区 50 多万市民全部疏散。大规模难民与国民政府及弃守省市机构人员物资等，由川军第二十九集团军与日军拼死作战，又冒着频频轰炸风险协助运输任务，共同完成抢运入川重大任务。在最后 40 天长江枯水期来临时，由省主席王缵绪与好友卢作孚涉法调用 24 艘轮船，拉上 14000 吨物资及难民 150 万人，包括 2 万吨空军器材、11 间兵工厂、2 间钢厂、3 间机器制造厂等；这些工厂到川，立即开始生产，武器弹药源源不断地送到前线。还有大量科研机构与大专院校和故宫文物等都确保安全入川。

况且，抗战最缺武将，王缵绪作为集团军总司令在前线是难得作战高手，兼武汉外围总指挥，完成大量人员物资顺利入川；即率部参加第五战区各役；蒋是不会考虑调他回川主政，可南京政府入川前，

必有主川一人，本想任张羣，未等公布引起四川各界强烈反抗，发起暴动，难已平息。蒋派代表入川协商，由四川各界推举王缵绪主持军政；2-3月蒋不得不服从民意与前线王缵绪进行沟通，被王三再拒绝。3月底蒋下最后通令让他代省主席职，仍肩负前线第二十九集团军作战职责。4月初国民政府公布“王缵绪代四川省政府主席”，他返川立刻平息延续三月之久的川内暴动，即承担起全国民众的各项重任。

（附：四川省主席王缵绪向全国发表宣言）



吾川历二十馀年之纷乱，自委座入川，督励群伦，统一庶政，纳民轨物；辅翼中央对外抗战，对内建设，鞠躬尽，粗树楷模，及今敌人凶焰愈张，深入我腹心，围击武汉，渐胁我西南，吾川适为民族复兴根据地，我父老昆弟，人人奋与，皆有卧薪尝胆沉船破釜之精神，思举所有之人力物力财力贡献于国家，在最高领袖领导之下，伸正义，摧暴敝，铸国魂，建新邦，获必胜必成之功，昭鄉国世界之信。

缵绪不材，承乏省政，受命于危乱之秋，负责俞万钧之重，夙夜战兢，深惧陨越，愿合同僚于一心，结众志以成城，认定目标，确立方案，猛勇精进，计时考成，念将士之粉骨碎身，愈增奋励，痛同胞之流离丧乱，不忍稍安，爰揭治川纲领九条，信誓国人，三军有可夺之帅，匹夫无可夺之志，爱川爱国，不乏明贤，倘赐箴规，不胜感幸！

(一)、奉行三民主义，实施抗战建国纲领，推行中央法令，完成本省抗战期间应有之建设。

(二)、用人以法定资格及服务成绩为标准，以考试甄选为方法，务须获得真实人才，进退升降，悉本至公，并严惩贪污，信赏贤能，以达到澄清吏治，建树新风之目的。

(三)、整饬全省保安队，完成各县自卫常备队，计划组训全省壮丁，内以保卫地方，肃清盗匪，外以捍卫国家，抗御敌人。

(四)、健全各级地方行政机构，充实人力财力，提高行政效率，以便推进民众组训，实现全民动员。

(五)、整理户籍与地籍，俾全川人口土地，得有精确之统计，并普设乡村警察，实行警管制度，使一切抗战建国工作，易于统制推动。

(六)、创立全省卫生行政机构，普及科学防疫治疗，彻底厉行禁烟禁毒，增进人民健康，培养国力基本。

(七)、厉行财政公开，实行会计审计制度，严格执行预算，并增加省银行资金，普设各县支行，藉以活动地方金融，改善徵收制度。

(八)、扩大教育机会，实施抗战教育，厉行学生军事管训，挽救文弱颓堕之风习，提倡科学技术研究，培养科学救国之人才。

(九)、运用全国技术专门人才及低利资金，发展水利交通，开发各种产业，充裕人民生活，增进出口贸易。

8月1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取代字）正式任命王缵绪四川省政府主席兼四川省军管区总司令、四川省保安总司令等军政数职；其任内接收国民政府及失守诸多省份入川落脚就绪工作；他迅推各项新政及全方位措施与政策，使大后方各行各业迅速到位，并架起一座支持抗战的输送战线，却源源不断地供前线所需。并将四川旧军阀统制改革，带入到中央正轨运行，持续支撑抗战八年，取得最终胜利。

从客观事实而论：中国物资匮乏、官员收入微薄、行政低效、腐败盛行、百姓负担沉重；若决心抗战，可蒋中正地位并非那般稳固，各省军系首领还在与他争斗，对抗战而言是存在崩溃危险。从1938年王缵绪上台，却极大的扭转不利局面，以铲除刘湘残余阻挠，接收中央政府入川落脚。因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来不及建设，为解决安置困难，省主席王缵绪将自己居所及所建重庆私立巴蜀校园二处房屋贡献出来，作为中央政府抗战陪都军事指挥部及办公场所。

（注：如今“重庆抗战遗址”王缵绪旧居，是文物保护建筑。）



(注：自 1938 年成立“四川省军管区”，如潘文华、邓锡侯、刘文辉等已无军力可言，更谈不上“川康实力派”！把王陵基赶到江西 9 年无有作为；1946 年抗战多年将士驻入省府架空一切，曾给邓锡侯、王陵基谓“省主席”虚名，就这虚名在共国内战全被撤消，邓锡侯、潘文华、刘文辉被通缉。八年抗战，蒋从不启用他们，并派军统监视得知暗中与中共勾结，早就想抓捕归案。对杨森而言，是抗战前被刘湘赶出四川，起家部队在云南组建一军，为云南省军系。)

从日军发动侵华战争起，封锁沿海，切断各路线；1938 年国民政府入川最初两年，四川财政多年亏欠巨大，刘湘任内仅公债一项，连本带利共达三万万元之巨入刘氏私囊，却落在政府欠债头上，要川民还债，且本利相裹，这笔糊涂账政府负无穷之责，人民有无穷负担。而固定税收已提前被刘湘收取若干年后，已无税费可取。时任省主席王缵绪极力向国民政府要钱建川，各项工程经费巨大，让蒋出钱并非容易，因战时花费远大于战前，国库仅有资金要用到买军火上，而国土仅剩一半较落后省份，这导致川盐为紧缺物资，王缵绪大力提升产量，但受前期税收影响也减少百分之七十五、新建工业税也减少百分之八十、因大量机构人员入川，土地税收本应增加，却也减少百分之五十以上还债。单从缺乏纱和布这一项而言，都是王缵绪派川军突破日本封锁线，将走私大量物资获取减轻压力，解决全国军民生活必需。若打破日本封锁，为日后持久抗战向全国运送物资拯救中华完整，时任省主席王缵绪招集大量川民，打造通道，被誉为“中国抗战唯一输血线”的川滇公路，于 1939 年下旬通车，全长 726 公里，北起四川

泸州蓝田坝、叙永，跨四川贵州交界赤水河进入毕节、赫章、威宁，始起赤水河，折向七星关，过赫章至威宁杉木箐。这段道路逶迤起伏，穿行崇山峻岭、沟壑交错高寒山区。南下云南宣威，止于曲靖沾益县所属天生桥；由四川、贵州、云南筑成的抗战生命线，与滇缅公路相连，已成为滇缅国际运输主干线。是当年省主席王缵绪带领全川民众，在日军不断轰炸下，以原始工具，人力筑路，焚石淬水，肩挑手推；即缺乏技术、又没有压路机，是用高达一米、重三四吨的大石碾压路面；号召民众白天紧张施工，夜晚睡在岩石洞穴或窝棚中。面对重重困难筑路民众从未退缩，在深山峡谷、悬崖绝壁间，战严寒、冒酷暑，披荆斩棘，架桥铺路，为四川重庆陪都与西北地区到云南昆明开辟出抗战交通捷径，相比川黔线缩短运输里程 200 多公里，加速外援军用物资的输入，从公路通车到抗战胜利，川滇公路担负起转运国际抗战物资重任。据统计：“通过该路段运输军需物资达 5 万吨，还有其他物资用品。而国际援华物资通过这条公路直达泸州蓝田坝，然后再经水路、空运分发各抗日战场，有力支援全国抗战。同时记载川滇公路赤水河渡口木桥墩遗址于 1938 年 4 月，赤威段汇聚赤水、仁怀、黔西、大定、毕节、织金、威宁、水城、郎岱 9 县共 5 万多名民众动工抢建川滇公路时，有青年、老人、妇女、小孩，大家自带工具，自备粮食。后来贵阳、清镇、修文等六个县市石工 1.4 万余人参加赶修桥涵、边坡挡墙工程。在 6.4 万余民众抢建下，仅 7 个多月就宣告抢通毛路，1939 年 8 月竣工，全长 263 公里，完成土方 400 余万立方米，石方 120 余万立方米，堡坎 4.1 万余立方米，大小桥梁 16 座，涵洞 700 座，里程碑 263 块。1939 年 4 月威杉段路基完成，威宁、毕节、盘县等地 2 万余名民工铺装路面，8 月竣工，完成泥结碎石路面 50.85 万平方米。”这条公路迄今仍是国道 326、321 重要组成部分，从先秦古道到川滇公路，再到今天的杭瑞高速、厦蓉高速公路，跨越时空千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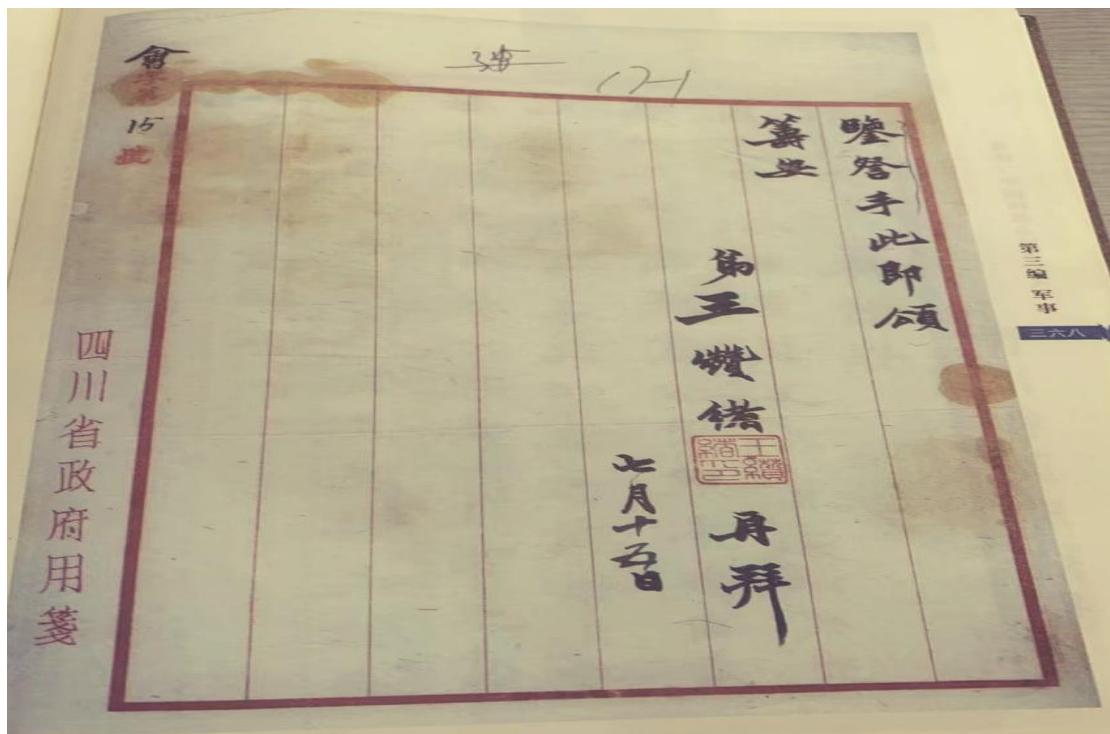
彼时，国民政府行政院官员在战时需要巡视与了解各省内政施行情况，并写成报告让各省主席整改。蒋曾委派冯玉祥任督导长官，负责检阅和督练新兵，1939 年 5 月督导工作结束。自 1938 年 7 月起，全省按月征送壮丁二万四千名，由省政府统筹配赋，遵照《非常时期征集国民兵及抽签实施办法》之规定，分别征送；又奉令于每月二万四千名外，仍须征送补充川省出征部队壮丁，每月八千名，并须划定各集团军征募区域，分别送交。“但各县因兵额配赋过多，而壮丁秉赋太差，不合新兵体格检查标准，剔除甚众，极感困难，当经严饬认真选送，并电蒙行营改订，检查川省壮丁体格标准，以资救济。”实际上是降低体格检查标准，以满足征兵数额。

1939 年，蒋曾委派冯玉祥到豫西、豫南、鄂东等地视察国防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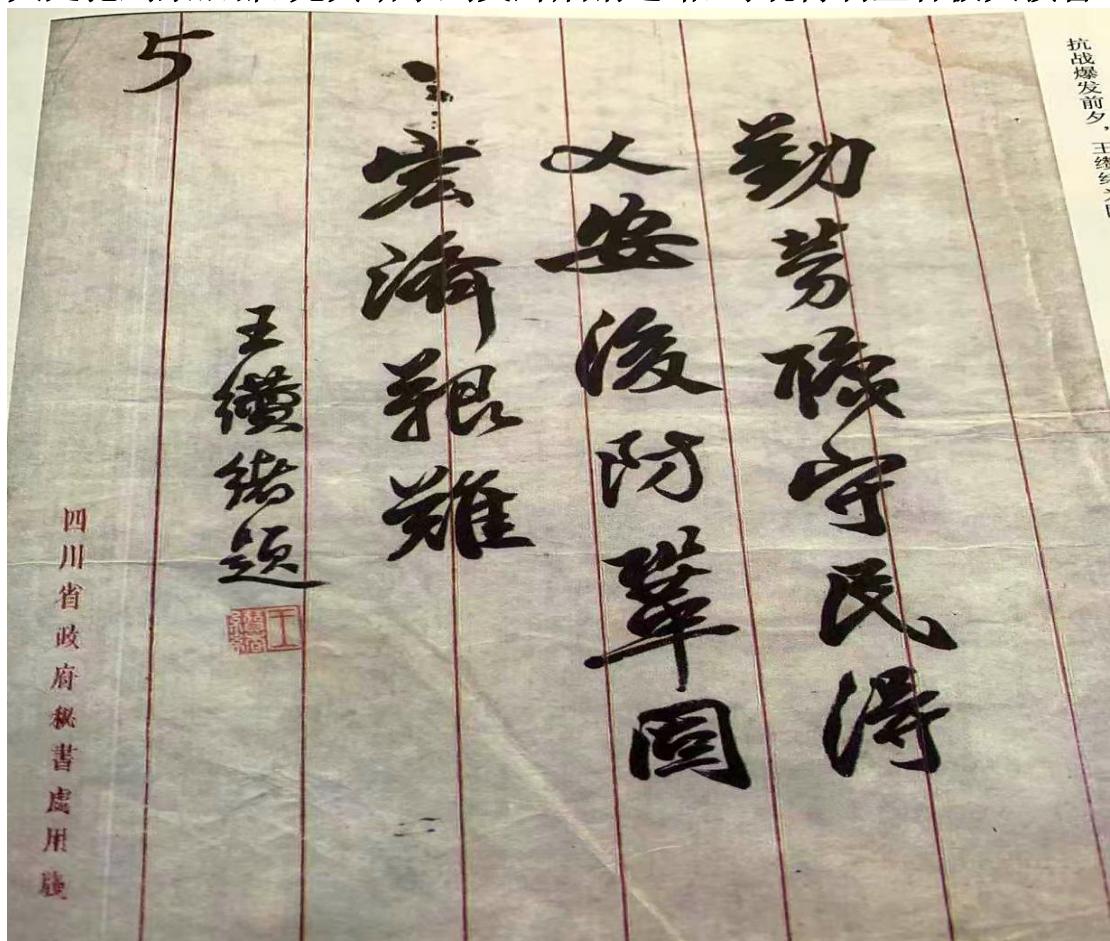
事。同年9月任冯督导长官负责检阅和督练新兵，至1939年5月督导工作结束。冯玉祥视察工作结束，特对四川各县兵役对记者说，“四川近来已有长足进步，各地壮丁均甚健壮，且极英勇，都能明白今日从军抗战，系为祖先、为子孙、为自己将来过上好日子”。省主席王缵绪兼四川省军管区司令部颁发的征兵办法规定，“以按甲抽定一名为原则，在保举行初抽，在联保举行复抽，一次抽定80万壮丁，按月以征额，挨次召集组训拨发”。但仍尚有不良现象，他指出“即一般藉有财力有势力之人士，与不肖士绅之子弟雇工等，多不应征，而真正爱国者，乃乡间贫苦之广大农民，要钱出钱，要力出力。其次为青年学生，莫不尽其能力，积极于唤醒民众工作。”针对此实际情形，省军管区改订壮丁抽签办法，规定“18至35岁壮丁均同时抽签”，并依照抽签法第29条，对“长子、独子、高中以上学生暂缓服兵役”。四川省为优待出征壮丁家属，制定《四川省优待出征抗敌军人家属施行细则》，设立县市优待委员会及联保支会。优待包括精神方面：发荣誉证给予入营壮丁，组慰问团访问疾苦，代书家信，集会热烈欢送入营，并晓喻民众，敬重其家属，不得欺凌；物质方面：发给每家属优待谷二市石或优待金六元，以四季为限，并规定免除临时捐款及服劳役，缓偿债务，保障租佃组代耕队帮助耕稼，准优先享受公益设施。

据统计：1938年四川省实征壮丁17145名；1939年增至296341名，居全国各省之首。对战时巡视各省评价颇有史料价值，评价最多是王缵绪廉洁，苦干实干，全力以赴，以国家主义，推行严格文官制度，祛除族阀主义，倡办田赋征实，打击旧军阀时控制的商业及各机构人员。为促进西南地区最大工业企业，扩展钢铁生产商业，王缵绪特给中国兴业公司胡仲实写函，给予大力支持。





(附：省主席王纘緒在抗战爆发前夕为广大军民题写标语：“勤劳职守、民得乂安、后防巩固、宏济艰难。所推各项规定及种种措施都大处犯刘系旧部，尤其断了刘文辉烟销之路，对既得利益者极大损害）



当抗战进入第二阶段关键时刻，刘文辉暗中蛊惑刘湘系七人（是被王缵绪以不出川抗战撤掉师长职），联名“反王主川”，是掀不起波浪，自成立“四川省军管区”已将全部川军统一在王缵绪手中，哪有所谓“武装”行动？要有早就把蒋赶出川了！实则“反王主川”，是借日军一改“单靠轰炸”取川，以“海陆空”联合攻川战略出台。省主席王缵绪在保川问题上，他公开说“要靠川军自己拼命守卫；对哪些已弃守自己省系军保川，是靠不住的！”为驻守四川屏障，于1939年10月王缵绪在省主席任上请缨出战，以川军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率部前线，省主席由蒋中正兼理（王未免职）。10月3日《中央日报》以王缵绪率军整编待发电令全川各县县长训勉三事及二百万受训壮丁荷戈听命为标题，报导省主席王缵绪出发前电令全川各县县长，指示后方防务工作要点，训勉三事：一、各级地方军事政治训练机关，应即加紧训练 整理，用备编整补充；二、积极训练民众，开发生产、加强军政联系，以增厚抗战力量；三、坚定必胜信念，毋为流言所惑，照常推行政令，用奠后方，藉固前线。

王缵绪再次出川，作为中央级别特派集团军总司令，他只听命于蒋。曾在第五战区经他指挥过武汉外围作战、小界岭、宜昌、广济、黄梅、九狼山、上巴河、第一次长沙战等，在省主席任上再次出川，指挥冬季攻势战、二三次长沙、随枣、枣宜会战等。并在湖北襄阳、樊城、大洪山一带作战，都取得战功，是以川军孤军奋战一年多阻止了日军师团西进入川。

经日方作战调查报告称：“王缵绪在省主席任上出川为中央级任命的集团军总司令，其指挥作战能力和机动性超强，经他打造的第二十九集团军为中央军甲级（特种部队），其中一个军为五万人以上，二个军就是十多万兵力；该集团军各编制齐全，经过长期轮流训练及具有作战实际的特种部队，具备有步兵、装甲兵、炮兵、防空兵、工程兵、通信兵、防化兵及航空等配备，以及专业组成的战斗部队和勤务保障军队，为川军精英组合，亦可独立作战。已在冬季攻势、随枣、枣宜、大洪山等役中表现出色，尤其是第44军战斗力极强，是王缵绪起家部队，经多年打造，其长子王泽浚为中将军长。”

1942年7月蒋急调上将王缵绪任第六战区副司令官兼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同年10月10日王率部离开第五战区，转战第六战区接任陈诚指挥战区作战。于1943年初，日军首战与王缵绪第二十九集团军展开江防大战；5月，鄂西会战全面展开，王缵绪亲临前线指挥各军奋勇抵御，在鄂西会战同时展开石门、慈利战役、以及石牌、常德会战等。

如最后常德战役位于沅江以南，位置非常重要。战区总指挥王缵

绪总是把一线派驻第二十九集团军（含第 44 军，第 73 军、第 74 军、第 100 军）为集团军系列。当日军进攻湖南常德外围桃源、陬市战役，战区长官王缵绪严令「第 44 军死守太阳山、陬市等阵地，寸土必争」，第 150 师师长许国璋在陬市壮烈殉国。经王缵绪指挥战区各军几百人在常德郊外布阵与日军交锋，诸如太阳山、陬市阵等阵地阻敌军师团进攻常德城，战绩不错，前后日军 2 个联队长和 4 个大队长被击毙，这在侵华战史绝无仅有。这场城郊作战，所有官兵用尽一切力量，每个战壕出现可歌可泣壮举无数，每个散兵坑往往肉搏战斗到最后，堪称抗战以来最惨烈大战。

可同年 11 月 26 日，敌杀入常德城门附近，城内余程万第 57 师师长向战区上级王缵绪长官发文：“弹尽、援绝、人无、城已破，日军飞机、火炮、燃烧弹，轮番轰炸，历经无数次攻防战、白刃战，国军 8 千守城官兵，伤亡近 6 千人，最后举旗投降。

经战区上将副司令王缵绪长官调整战略在外围与日军激烈战斗迟滞日军师团，转为从常德东西两面击破日军，攻入常德城内。日军在各军追击作战下，被迫于 12 月 20 日撤退。12 月 25 日，王缵绪亲临前线指挥各国军部署，依托阵地节节阻击，并以反攻收复常德，恢复原态势，常德会战胜利。

1943 年这一整年，由第六战区上将副司令长官王缵绪指挥各役最终取得胜利，真正让美英国看到拖死大部日军在中国战场，不仅承认大国地位，从而成为国际联盟军共同抗日。战役中，特别是第 44 军顽强抵抗，成为了中国抗战史上最光辉一页。

1944 年被王缵绪调任第九战区上将副司令长官接任薛岳，指挥长衡会战、鄂湘桂等重大战役，一直到抗战结束。

1945 年，王缵绪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副主任兼重庆“陪都”卫戍上将总司令；当选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在大会上提出诸多建议；由蒋亲自提名国大代表执行委员和制宪委员。

1946 年 5 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6 月重庆陪都卫戍总司令部改称重庆警备司令部，王缵绪任重庆警备司令部上将总司令兼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辕副主任。

1947 年 5 月，王缵绪奉召南京，蒋有意请他担任南京卫戍总司令，本人婉拒要为四川效力。

1948 年 5 月 16 日，王缵绪任国民政府主席重庆行辕副主任；后改称重庆绥靖公署仍任副主任等职。

1949 年 6 月，王缵绪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西南第 1 路游击总司令兼西南作战总指挥。蒋在离开大陆前，授予王缵绪所有军政大权，奉命手持八千份国民政府委任状，已将三大战役败退入川上百官兵纳入麾下，成为驻守大陆“成都战役”主帅。而并非是胡宗南

(1945年10月授予中将加上将衔)，他是第一战区（西安移洛阳）司令长官，统辖陕甘宁青地区。胡部是在“扶眉战役”遭到重创，部队分散从西安逃到秦岭大巴山地区，已纳入到王缵绪麾下；另一部逃往西昌。在最后军委会上蒋宣布决定“胡宗南去西昌镇守，务必与西昌共存亡；是将整个西南由王缵绪代他全权驻守共存亡！”

1949年12月24日，因党政军机构太多，为方便利起见，王缵绪统称「成都市治安保卫总司令部」简称「治总」，以上将总司令负责党军政全部事宜，接管着一切机构，与共军对峙。战到12月底，王缵绪不忍分裂国家与民族，再让民众承受内战之苦。而此时王缵绪已然是驻守大陆最后（在职）的唯一上将，代表国民党召集党政军各界人士及上百万军队，他在成都正式向全世界宣布“四川和平解放！”

从1950年初开始陆续接收贺龙等部进入成都，贺龙见王缵绪第一句话称：“毛泽东就是把所有野战军都调来攻川也难攻下，八年抗战已证实日军攻川未进一兵一卒，这可不是虚言吧！”并且，王缵绪拒绝接受中共所任命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长、成都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数职，始终不参加中共安排他的各种会议等事项。

从1950年至1952年期间内，王缵绪将个人创办23年“重庆私立巴蜀学校”和创办12年“西充巴蜀分校”两校，无偿捐献国家；另将他所有家藏文物送交给西南三大博物院收藏。

根据军闻社综合大陆报刊报道：“王缵绪经过对中共「减租退押」、「清匪反霸」、「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以及「文字改革」、「币制改革」、「交通改革」等运动与作法都十分不满。即从事反共活动，他单独进入接近西康的松（潘），理（县），茂（县）三县地区有所行动。

于1957年6月，“反右运动”。王缵绪见文化界好友被打成“右派”，亲自书写52万字批判毛泽东檄文，另将所搜集资料汇整成编，准备到香港向联合国控诉中共罪行。由他秘书陈子庄告密，中共提前派一个营军力携十多只警犬布控。

王缵绪出行前通知上方去香港治病准许，从成都，经重庆、武汉、广州前往香港，于11月15日晚9时，王缵绪与陪同他刘绍丞（原王缵绪提任四川省公安局长），途经深圳文锦渡口中英交界处，中共采取行动，放十多警犬抓捕二人。将王缵绪52万字为“反革命宣言”，报刊宣称“反革命分子”，并关押在四川省公安厅看守所长达三年之久，既不审问，也未判罪，内定关押致死，将修改与他相关史册。于1960年1月王缵绪以绝食抗争致死，享年七十二岁。

编注：总统蒋公影辑—训练演习（一），《蒋中正总统文物》，国史馆藏，数位典藏号：002-050104-00001-001

抗战胜利后，由于第四十四军在八年抗战强于各军，但不让该返川，对所有将士而言可不是简单问题，由蒋特邀中将军长王泽浚亲自面，把他派到军事最重要阵地驻守海州连云港等地。后经国民政府整编全国军队，第四十四军改称第四十四师，原四个师，一四九师、一六一师裁撤；一五〇师、一六二师改称旅，王泽浚仍任四十四师中将师长，先后调至皖南和苏北地区与共军作战，参加益林战役、陇海路东段战役、涟水战役等。

1948年3月，王泽浚任第九绥靖区中副司令长官兼整四十四师师长；同年6月恢复第四十四军番号，王泽浚仍任中将军长。1948年9月、10月，济南、郑州相继失守，为阻止共军进逼南京，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决定收缩兵力，缩短战线，将四十四军划归黄百韬第七兵团作战序列，参加“徐蚌会战”。第七兵团以碾庄为中心，完成四面防御部署，第四十四军在南面；11月10日共军首战围攻碾庄第四十四军，军长王泽浚在指挥该军作战负伤，终因第四十四军出现中共多年卧地党员，临阵时发动赵壁光一五〇投诚，调转攻击，官兵伤亡殆尽，战到18日晨，共军攻入第四十四军指挥部，中将军长王泽浚被俘，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由于其父王缵绪上将宣布“四川和平解放”！王泽浚获得假释，任南京军事学院讲师，曾派到抗美援朝作军事顾问。因1957年王缵绪被打成“反革命”，王泽浚再次收押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26年。直到1974年1月，被活活打死在狱中，官方称其病死，未通知家属死讯。

但王缵绪携长子王泽浚、六子王泽远、长孙王复加三代人出川抗战经历，是我国抗战历史上唯一一家三代同在前线作战案例。

王缵绪率川军第29集团军参加第五战区抗战各役

附：中日各役（仅摘王缵绪父子参战内容如下）

《淞沪会战》：1937年8月13日—11月12日

1937年，王缵绪担任川康军事整理委员会委员，任第44军军长率军开赴抗日前线。随即因战事需要，第44军改为第二十九集团军，王缵绪任该集团军总司令，由川鄂大道出发东下，向宜昌集中，增援平汉铁路沿线作战，获首战夺回日军占领的交通战线重大胜利。

《徐州会战》：1938年1月4日--5月21日

王缵绪及王泽浚父子率第二十九集团军展开防御作战，参加徐州大突围，其目的赢得4至5月时间，所起到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让日军迅速破灭中国战略的企图失算。由此，王缵绪任命四川省政府主席兼四川省军管区总司令、四川省保安总司令，并依然担任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督战前营。

《台儿庄战役》：1938年3月16日—1938年4月

由于王缵绪先前率川军夺回日军占领的交通战线，阻断了日军供给，在这点一重大意义上，从而也促使台儿庄战役胜利有一定贡献。

《武汉会战》：1938年6月—10月

王缵绪在省主席任上兼武汉外围总指挥，第二十九集团军在第五战区驻守江防等地，并沿江要塞布置水雷，设置海岸炮击沉日舰，有力迟滞日舰沿江进攻。在王缵绪亲自指挥下，第二十九集团军英勇奋战，与日军争抢已弃守省市的人员物资，以无数牺牲为代价，确保安全及掩民生公司的江防保证，通过大小激烈战斗，将人员及大量物资都顺利入川，取得了抗战的有生力量。同年7月—10月，王缵绪在省主席任上，仍指挥川军陆续参加小界岭、广济、黄梅、田家镇、九狼山、上巴河等多个战役阻击日军攻川。（注：在此各役不作展开）

《随枣会战》：1939年5月1日—20日

日军为消除对武汉威胁，向湖北随枣、枣阳发动进攻。王缵绪在省主席期间仍指挥川军第二十九集团军进行襄东进击战、随枣等战役，曾奔赴前线指挥，阻止了日军战略目标，获取巨大胜利。

《第一次长沙会战》：1939年9月14日—10月14日

1939年5-9月，日军发动四月攻势夺取南昌七天后。薛岳请求王缵绪第二十九集团军调部分协战第一次长沙战，承担多段防线阻击任务，达成“消耗日军战略目标及牵制日军南下兵力，以取得局部阻击，配合九战区粉碎日军攻占长沙企图。”

《冬季攻势》：于1939年11月—1940年初

于1939年10月，日军一改近二年来单靠轰炸灭取四川失算计划，并集中10万兵力以“海陆空”联合攻川。为应对日军攻川战略，王缵绪在省主席任上请缨出战，由蒋代理省职。于1939年11月他再次出川，在第五战区率先向日军发起了“冬季攻势”大战，经中日双方多次激战，日军匆匆撤退，士气大减。

《枣宜会战》：1940年5月1日—6月18日

日军湖南配置第6师团接替第9师团守备岳阳地区，并将警备第一线推进到新墙河北岸；日军湖北配置第33师团接替第6师团警备武昌及崇阳、通山、阳新连接线以北地区。由日军第11军在江南占领地区为岳阳、通城、通山、德安、奉新、丰城、进贤连接线以北、以东地区，主要与王缵绪第二十九集团军多次交锋。第五战区在枣宜会战中，李宗仁下令各军转入新区防守时，王缵绪第二十九集团军以孤军奋战，引日军师团入大洪山为主战场。

《大洪山反扫荡战役》：1940年6月—1942年10月

在第五战区各军撤离后，王缵绪第二十九集团军已成为孤军引日军师团入大洪山作为主战场，以边打边撤将日军带到大洪山区脚下，由于日军现代化坦克大炮不能入山，就此扎营驻塞，进行全面封锁，在没有优势装备下，只要日军上山与王缵绪第二十九集团军作战，是有来无回。在此双方进行长达一年多的“大洪山反扫荡阻击战”。王缵绪用各种战略战术，托住日军西进，确保四川“陪都”大后方安然无恙。

《豫南会战》：1941年1月25日—2月7日

豫南会战是王缵绪驻守大洪山期间，指挥王泽浚第44军援武汉周围地区进行防御战，该役经多次拼杀，撤退日军一部。

《上高会战》：1941年3月15日—4月9日

上高会战是王泽浚第44军奉命配合该役，在上高地区外围设伏，依托山地地形分割包围日军，击毙日军第34师团少将指挥官岩永旺，缴获大量武器装备。

《宜昌会战》：1941年9月~10月

宜昌会战是王泽浚第44军奉命联合友军一次作战取胜。

《第二次长沙会战》：1941年9月—10月1日

第二次长沙会战，王泽浚率44军参战月余，击沉日军汽艇，以达到配合第9战区作战目的。

《第三次长沙会战》：1941年12月23日—1月6日

第三次长沙会战，第44军军长王泽浚亲率161师、162师为第一线，占领济阳以北二十多公里黄金台、沙市街、蕉溪岭和道吾山等

重要阵地，形成西南屏障一道固守防线；另指挥 150 师、149 师占领东门市以北地区，阻击铜鼓和平江南下之敌，以掩护战线右翼国军阵地。将该军军部设在县城邱家大院，军长王泽浚向官兵训戒：“自出川抗战以来，该军始于抗日最前线，打下无数重大战役，几乎是哪里有仗，哪里就有第 44 军，连续挫败日军进攻。”此役，第 44 军出兵切断日军弹药补给线；当日军见势不妙立即展开撤退，王泽浚指挥各师分别合围日军，以截击及尾击日军穷追不舍；至 1942 年 1 月 15 日，日军退到新墙河，恢复战前态势。7 月 1 日冢田攻为准备执行进攻重庆“五号作战”计划，同年 12 月 18 日由南京飞汉口途中被川军第 44 军高炮直接击落死亡，军衔最高是日本陆军将领等人。

（注：1942 年 10 月 10 日，王缵绪上将率部离开大洪山，已调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

王缵绪指挥第六战区各军作战——针对川军参加各役简述

《江北战役》：1943 年 3 月—5 月

日军针对第六战区战略，江北战役是日军师团首战就与第二十九集团军在华容、石首、弥陀、洞庭湖、津市、公安、松滋、万林河口、茅草街等各役，双方牺牲均为惨重。（注：在此各役不作展开）

《鄂西会战》：1943 年 5 月—6 月

鄂西会战经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王缵绪上将亲自指挥多军作战，即有力抗击日军 5 个师团兵力进攻。当日军沿长江向上游进攻时，王缵绪指挥战区各军夹击日军；但总是把川军第二十九集团军作为主要攻击日军主力，尤以第 44 军贡献颇为突出，该军长王泽浚险些丧身，共歼日军 4000 余人。据日军情报获悉：日军总结鄂西战失败教训所称：“来自重庆第二十九集团军所属部队第 44 军给予重大杀伤。必在常德会战之前，计划全歼第二十九集团军之后，再打常德。日军第 11 军训令，特别注意澧水流域的第 44 军，行踪飘忽不定。”因此，在常德会战开战前，就摆出两个师团围剿第 44 军。第 44 军与日军师团连续大战 20 天后，敌军都未能实现全歼第 44 军作战计划。

《石牌会战》：1943 年 5 月 21 日—6 月 3 日

石牌会战由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王缵绪根据获取日方情报，作出防御计划：“以保卫陪都为目的，兵力重点配置于石牌、廓河两要塞。”仍以第二十九集团军外围阻敌，起到保卫石牌之重要作用。

《滨湖会战》：1943年11月1日—5日

滨湖大战由战区副司令长官王缵绪上将以第二十九集团军为主力军，在松滋至华容长江沿岸及洞庭湖地区作战，阻击日军师团进军。

据陈诚回忆录对这段介绍“日军第3师团、第17独立旅团、第40师团独立第14旅团一部，开始集结于津市东北白羊堤、青石牌间地区，在日机掩护下向第44军阵地猛烈进攻。由王副司令缵绪长官布阵扼守夹堤、白羊堤等阵地，是第二十九集团军第44军，军长王泽浚命许国璋第150师死守白羊堤亘汪家嘴之线，与日军展开最激烈战斗，陆续扩展到安乡、南县、公安、松滋等战场。本集团军在战区王副司令缵绪长官指挥下，以奇妙战术攻打津澧外围大战，所取得决定性重大胜利，大大挫伤日军锐气，鼓舞战区各军将士斗志。最后仍是川军切断日军供给后路，取得鄂西、常德大捷。”

《石门会战》：1943年11月6日～11月15日

石门大战是日军五个师团兵分三路，依原订计划全线出击。日军第39师团与第13师团为左翼，直取第10集团军主力阵地；日军第68师团居中，准备自两个集团军中间穿过攻击慈利；日军第3师团则在第二十九集团军前渡江，企图歼灭该集团军第44军主力，但终未得逞。经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王缵绪上将以第二十九集团军为主力军，指挥该集团军拼死作战，在达到任务后，又转入慈利战场作战。

《慈利会战》：1943年11月17日～11月22日

慈利大战是日军大本营主攻常德计划前，先派“奇兵”第116师团（岩永汪）经水运渡过洞庭湖，在第二十九集团军右翼澧县一带登陆，企图一面包抄第44军，一面兼程直取常德。由战区副司令长官王缵绪上将以第二十九集团军为主力军，先后指挥该集团军各军各师拼死作战，取得胜利。

《常德会战》：1943年11月2日—12月20日

常德会战是侵华日军发动最大规模战役，为抗战以来关键一战，其意义成为中国进入国际联盟地位，被誉为“东方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常德大战毗邻宜昌、武汉、岳阳等城市均处于严密控制之下。由第六战区王副司令缵绪长官为指挥该役主将，川军第二十九集团军为主力部队正面与敌交战；指挥第10、第26等集团军及江防军参战。经王缵绪判断敌情准确，明确日军企图，与日军对战指挥各军战略战术不可置疑。如第44军在荐祖溪击毙敌军重要军官，获得重要地图与日军军事情报和日记、日军3D、68D、116D集中之位置，并在指挥用兵上考虑到日军第一期攻击目标为宜都、第二期会师目标为常德。”

在战役中，王缵绪上将亲临前线指挥第 44 军、第 73 军、第 74 军、第 100 军等多军兵力上下配合，以国军依托阵地节节顽强阻击，迟滞日军进攻，对日军飞机、舰船及地面部队展开激烈作战；尤以第二十九集团军主力军牺牲惨重代价，阻击日军师团向常德进军。其中，王泽浚亲率第 44 军 150 师攻击日军三艘舰艇，歼灭日军五十多名官兵，缴获日方全面作战重要军事计划情报（含一张五万分之一军事地图）。这将对我军战略调整大有作用，尽管第 74 军第 57 师余万程弃守常德城，经王缵绪规划反攻，恢复失守阵地，却给日军相当损伤及消耗，终以狠狠打击进犯日军，破坏南下企图，击毙日军 1 万余人。

当大战结束，都在欢欣鼓舞，可战区王副司令缵绪长官兼川军第二十九集团军上将总司令，内心痛苦实非笔墨所能言表，因第二十九集团军死伤过半，他向军委会自请撤消第二十九集团军番号，仅保留第 44 军（含四个师）番号。却被军委员会称其整军模范，王缵绪对随他出川将士说：“日军将要把战火转向第九战区攻川，陆续随我出川将士达 20 多万出生入死，在第五战区参加各役后，又追打日军到第六战区参加所有战役，为抗击日寇死伤惨重，现仅有第 44 军要随我进入第九战区作战，希望所有将士继续保持川军王牌军之称，为牺牲的将士报仇雪恨，一直把日军打出国境！”

王缵绪指挥第九战区各军作战——针对川军参加各役简述

1944 年初，由军委会调任王缵绪第九战区上将副司令长官，王泽浚第 44 军（含四个师实力）随父进入第九战区，作为战区直属军。同年 3 月 10 日，日军大本营下达“一号作战计划”确保湘桂、粤汉、京汉铁路南部沿线要冲，以摧毁空军基地和重庆陪都作战意图。”特派五个师团分三路沿湘江两岸南下进攻长沙、浏阳、衡阳；中路二个师团沿岳阳至衡阳铁路以东地区南进；东路二个师团在平江、浏阳、萍乡、茶陵进行左翼迂回；西路一个师团由南县渡过洞庭湖，在湘江以西沅江、益阳、宁乡、湘乡南进，从右翼迂回进至长沙、浏阳、宁乡一线，第二线两个师团战斗后到达桂林东北地区，再作阶段性休整。

《豫中会战》：1944 年 4 月--5 月 25 日

豫中战为日军势在必得打通大陆横贯南北交通战线，进取四川。蒋决定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王缵绪与薛岳共同指挥作战，有制约薛岳成份。

《长衡会战》：1944 年 5 月 23 日～1944 年 9 月 14 日

长衡战是豫湘桂会战第二部分，由第九战区副司令王缵绪长官指挥战区直属第 44 军及战区各部队进攻湖南至广西，打通粤汉铁路。

而战前判断，日军要发动“第四次长沙”。蒋委员长建议薛岳在渌水以南北、浏阳以西地区阻击日军。可薛岳刚愎自用，与蒋争执不休，这在军内曾有之。但军委会决定第九战区薛岳长官及王缵绪副长官分别指挥各军任务是：第 4 军集结长沙地区，确保长沙；第 44 军集结浏阳、株洲、渌口等地区；第 10 军集结衡阳城警备。饬薛长官固守长沙；饬王副司令缵绪长官固守浏阳、衡阳等重要地区。”根据这道命令，战区王副司令指挥第 44 军迅速占领在长沙东面六十公里浏阳城等重要阵地。

《第四次长沙会战》：1944 年 6 月 16 日—6 月 18 日

第四次长沙战由第九战区长官薛岳指挥，他遇到横山勇强劲对手，轻而一举破了薛的“天炉战法”，不出二天失守长沙，城内守军夺路而逃。薛被撤职，蒋拒听他来电，二次摔掉电话。薛无奈电话打给宋美龄，请她转蒋不要撤消他战区指挥权。而薛岳退守部队及司令部被敌追击与各方通讯中断，直到 6 月 23 日晚，军委会才与他取得联系。蒋甚为大怒痛斥薛岳“不但丢失长沙，还疑误战机，使军事委员会反击作战计划无法实现。”按蒋意图薛难逃一死，可大战中要稳定军心，即下令枪决属下爱将第 4 军张德能军长，给予警告。（注：第九战区豫中会战以来，无论是指挥与战绩，王缵绪父子贡献非同小可。当今违背事实，将所有川军战功落在战区已被撤掉薛岳指挥头上！）

《洛阳保卫战》：1944 年 5 月 9 日—25 日

由第 44 军坚守洛阳城，与日军展开逐街逐巷的争夺，最终因弹尽粮绝撤退。以拖延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进度，为后方物资转移争取时间，这是豫湘桂战役中少有的顽强抵抗战役。

《衡阳保卫战》：1944 年 6 月 19 日—8 月

衡阳保卫战是因长沙失守，首当其冲前沿战线守军就落到第 44 军浏阳阵地。蒋电令第九战区王副司令缵绪长官指挥以下惨败局势。经王副司令掌握战况判断，东路日军第 3 师团及第 13 师团分别进攻浏阳西北相公寺及浏阳以东的蒋家埠，企图东西两面夹击第 44 军；西路日军加强对醴陵、宁乡方面作战，以掩护中路日军进攻浏阳；东路日军第 13 师团占领醴陵继续南下。王副司令见第 44 军驻守浏阳一带极为重要，并电令军长王泽濬“固守浏阳各据点，以生死决战。”其作战布署：调集部队固守衡阳外围阵地，以一部控制在两翼，待日军渡过湘江及蒸水时，将日军阻击在湘江西岸及蒸水南岸歼灭。

果然横山勇下达攻击浏阳命令，亲率西路日军第40师团迅速向益阳逼近，与东路日军向浏阳实施夹攻；再派主力部队兵分两路，从湘鄂赣边境破修水、平江南下，企图围歼聚集在这一带重要阵地守军主力部队第44军，以解除攻打衡阳后顾之忧。

为阻击日军，第44军军长王泽浚率161师、162师利用坚固的工事与日军激战了十一昼夜，除道吾山阵地失守外，均易难攻。由于长沙的迅速失败，扰动军心，使其湘江两岸的国军溃败太快，各路日军直接杀到浏阳地区形成包围之势。为保浏阳，第44军军长指挥150师、149师展开强烈攻势，奋力击败古港日军阵地后，即遭到多架日机连续轰炸，迫使第44军两师兵力与日军第68师团、116师团再次喋血奋战了七个昼夜，双方才进入休战状态。

据第44军谍报队获得情报，日军又向各部下达命令：“在夺取长沙、宁乡等地后，乘其尚未组织起新防御体之前，迅速进入攸县准备攻打衡阳。日军特令第68、116师两师团主力攻下浏阳，进至株洲以东清江铺地区，准备沿湘江两岸向南快速推进，最后直趋衡阳。”

此时，军委会知战区兵力不足，已无兵可调，一再电促湘江以东部队前往持援，可都未到达，以失败告终。

而日军猛烈向浏阳实施夹击，日军第3师团突破高开桥阵地向西北方向城垣攻击；在攻破北翼防线后，日军第13师团经古港，从东面夹攻城垣；日军横山勇率主力迂回至浏阳城南，已形成四面围攻浏阳城。日军先以重炮猛烈击毁城垣工事，其城内燃起熊熊大火，大量燃烧弹在城中爆炸，城墙彻底被重炮和日机轰倒后，各路日军乘势攻入城内与第44军150师展开了一场最为惨烈巷战，军长王泽浚在内乏粮弹，依然孤军奋战，一心死守，与众傀战斗，城内第150师守军处于极度危机，获外围第44军161师侧击援助，经两师战至四天，才成功突围。当日军师团占领浏阳城时，横山勇又继续派兵向醴陵、萍乡推进，占领攸县、安仁、耒阳。并指挥湘江西岸日军第40师团攻占宁乡继续南下湘乡，准备向衡阳以西永丰、渣江进攻，与东路日军遥相呼应，其目的彻底歼灭第44军。

鉴于日军作战企图，第九战区王副司令长官王缵绪上将，以外围展开作战攻略意图，以达到阻击日军直驱衡阳。即指挥第44军军长王泽浚率部向茶陵转移，在萍乡、茶陵、攸县一带拖住敌军，即打破敌军东路三个师团攻打衡阳企图。为此，战区王副司令长官在日军围攻衡阳前电令各部“乘敌后空虚，速解衡阳之围”，曾派到衡阳外围各军在东、西两路阻击；令第二线增援部队经反复争夺收复据点，同时指挥各军阵地作战形成犬牙交错，双方战斗极为惨烈，但也无力击灭日军解除衡阳之围。战区王副司令缵绪长官亲率部队向衡阳日军攻击，27日拼全力将鸡笼街之敌歼灭，以保衡阳。

6月28日晚，日军向衡阳发起第一次总攻。王副司令指挥国军迫击炮强烈轰击，将衡阳南侧高地进攻的日军第68师团长佐久间为人中将炸成重伤，同时炸伤的还有参谋长原田贞三郎大佐。在国军的强烈阻击下，横山勇将攻击目标转为城南方向，以重炮和速射炮猛烈反击，配合第116师团第133联队发起冲锋；却遭第44军狙击队，狙杀了日军指挥官和炮手，使日军作战一派混乱，进攻毫无进展。

7月初，日本空军主力频繁出动，使衡阳郊外阵地的国军守军处境极度艰难。由于，史迪威为争夺中国军事权，而故意不向陈纳德提供油料，其东方供应线崩溃，导致美国航空无法起飞，坐看衡阳沦陷。7月11日，日军集中火力对衡阳城再次总攻。日军连日炸毁国军炮兵阵地，日军第120联队3000余人在第122联队野炮兵的强大炮火支持下，猛烈向国军攻击，曾守卫江西会馆国军官兵几乎全被炸死。次日，守备外新街的国军官兵与日军逐屋逐巷争夺，后由第44军狙击队赶到，对准市医院西南角的日军炮台，一位头戴钢盔，手持军刀的军官，扣动扳机，一颗子弹从右眼进，左耳出，日军第57旅团长志摩源吉少将倒地身亡。

第九战区王副司令于7月22日，即改变衡阳外围军队部署：1、指挥衡阳外围军队，突破虎形山及汽车站日军阵地，扩大战势。2、调集步炮向虎形山及东南地区日军突击。3、在无兵调遣的情形下，仅派出两小纵队沿公路，由黄泥坳地区向汽车西站，虎形山推进。该战区欲待援军由贾里渡方面向汽车西站之敌突击，以达夹击效果。4、若是援军到达攻占望城坳，策应各军之作战。5、急盼中美空军援助轰炸虎形山及汽车西站之敌，以陆，炮，空协同作战，可全力达到战略目的。竟管他的战略如此周密，可国军兵力已不足日军一半。

经蒋委员长饬令第10军“死守衡阳城”，给方先觉军长通电，令其坚守10天迟滞日军兵力，配合外围部队内外夹击。

7月29日，日军获知战区补给衡阳辎重预定8月4日到达。日军在8月4日下达总攻衡阳城，日军进行两小时炮火轰炸。8月6日，第10军方先觉军长举白旗，曾派参谋长孙鸣金等两人与日军联系，商定投降事宜。次日凌晨，方先觉率第3师长周庆祥，第190师长荣有略，预10师长葛先才，第54师长饶少伟等前往日军第68师团司令部，向第68师团长堤三树男投降，衡阳城终以第10军投降告终。

《茶陵战役》：1944年7月4日—11日

茶陵战役是抗日战争期间湘南决战重要组成部分，日军侵占茶陵，在此制造多起惨绝人寰屠杀事件，采取烧杀抢掠，导致全县9440人死亡、17011人受伤，经济损失达1264亿元。

当衡阳失守后，位于湘江中游系粤汉铁路和湘桂铁路交会点，是

第九战区战略防御要塞，更是日军“一号作战”必须夺取重要目标。战区长官王缵绪责令王泽浚第 44 军抢先攻占攸县，另指挥其他弃守部队也立即到达相应地区阻击日军南下。在此令下达后，几支部队挤在一条大道上，不但相互堵塞，也难以避开日机轰炸。第 44 军想火速到达攸县地区，只能翻越险峻的武功山，除此一途，别无选择。经打探熟悉道路山民说：“武功山山陡路窄，十分危险，历来没有部队穿越”。可军命如山，作为军长王泽濬考虑路近，隐蔽性强，决意冒险。令两师携重武器经大路随军行动，他亲率两师携物资弹药，穿越险山峻岭，提前三天到达，向日军发动攻击。双方在茶陵、醴陵、攸县、南县等一带地区的战斗一直不断，军长在茶陵城北、洣水沿岸布防，与日军展开正面交锋，以牵制日军南下行动。因缺少攻坚重武器，三攻茶陵，先后同日军进行大小战斗十多次，军长在两师各选精悍士兵组成敢死队，进行夜袭茶陵县城。由王泽浚亲率第 150 师组织三只突袭队，分三路对县城外围据点采取偷袭。半夜时，突然一阵机枪及手榴弹爆炸，多数日军在睡梦中见了阎王。经连续夜袭作战，日军不但伤亡惨重，在日军心理上，受到严重恐惧，万没想到眼前这支军队竟敢向拥有坚固工事和优势火力发起连续作战精神，从而日军加强防护，不敢轻举妄动。于是，王泽浚率军进攻城南三十公里湖口镇，故作放弃茶北，扼守茶南部署，接父命率军在小汾村立即赶修简易机场，准备盟军飞机使用。

当机场完成后，在第九战区王副司令缵绪长官指挥下，攻下衡阳，一路所向披靡杀到桂林。震动日本朝野近卫内阁为之下台，当日军战败溃逃时，由王缵绪长官亲临前线指挥各部向敌展开反攻，极大消耗日军有生力量。据统计：日军官兵伤亡 19380 余人，高中级军官战死 390 人（含少将旅团长，大佐联队长各一名），负伤 520 人（含第 68 师团长佐久间中将），战中已导致日军指挥失灵，记载下第 44 军军长王泽濬亲率第 149 师、第 150 师、第 161 师、第 162 师，曾在湖南湘阳、浏阳、茶陵、攸县、安仁等战场与日军作出生死决战，由军长王泽濬生擒日军中尉队长镀边信雄，率部捕捉日军官兵 20 余人，歼敌 3000 余人，缴获武器装备 300 余件，战马 100 余匹。

《熊峰山保卫战》：1944 年 6 月 27 日～7 月

熊峰山位于湖南安仁县境内，是衡阳东翼湘赣要冲及南北运兵通道，此地将是中日两军必争之地。熊峰山位于耒安公路东侧，若扼守住熊峰山，既可东进茶陵、酃县，又可西保耒安公路行军安全。日军为东进茶陵、酃县、安仁三县，为大陆交通线枢纽及牢固屏障，而多次疯狂进攻。

抗日战场熊峰山

1944年6月，中国部队第三十七军、二十军、四十四军相继驻守熊峰山。日军为了东进茶陵、酃县，将安、茶、酃三县成为其大陆交通线枢纽衡阳的牢固屏障，从1944年7月开始，以重兵向驻守熊峰山的中国军队发起多次疯狂的进攻。中国军队奋起还击，美军援华飞机对日军前沿阵地进行轮流轰炸，战斗异常惨烈。为了争夺熊峰山，中国军队与日军进行长时间的拉锯战，血战年余，双方伤亡惨重。直到1945年8月日军无条件投降，熊峰山仍然掌握在中国军队手里。

中共二七大捷

当时，安仁境内仅有一条公路连通耒阳与安仁县城，即称作耒安公路。日本侵略大军之后勤辎重南下和东进，就必须要控制耒安公路。若过了熊峰山，即进入茶安盆地，无险可守。

因此，战区王副司令将部分国军派驻到安仁熊峰山地区相继与日军交战，并驻守在熊峰山等重要阵地，严重威胁安仁、耒阳各地日军后方交通安全。所以，日军先后在安仁县境内发动熊峰山争夺大战，

熊峰山位于安仁县城东南部，距离县城5公里。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王缵绪严令各军不得擅离职守，违者军纪从事，并指挥驻守国军官兵众志成城，在艰难困境中，将士们一寸山河一寸血的作战行动，顽强抵抗日军次次进攻。王副司令以防御、协同主攻、冲锋与反冲锋并举作战，坚守住熊峰山阵地。而战前，王副司令经前沿考察作战现场及作出军事部署，亲自带动驻守各军日夜抢挖战壕达五公里之余。日军在熊峰山遭到守军第44军顽强抵抗，都与事先抢挖战壕有关。

1944年6月以来，敌以重兵向驻守熊峰山国军发起三次疯狂进攻，王泽浚第44军不负重望，敢于主攻近战及夜战于肉搏战，打得日军狼狈不堪，丧失作战信心。熊峰山保卫战规模最大，伤亡最为惨重。为实现东进茶陵、酃县，西进耒阳，保卫衡阳战略意图。第44军奋勇抗击，守卫熊峰山阵地，经双方在此作战形成拉据战势，尽管日机对第44军前沿阵地轮番轰炸，但国军始终把熊峰山阵地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已经沙场成长起来中将军长王泽浚，是王缵绪培养接班人，也极为擅长军事战略。乃驻守熊峰山最有实力第44军（下

割：第 150 师、第 149 师、第 161 师、第 162 师），该军不怕牺牲，作战顽强，早被蒋纳入嫡系，是第一批换上美式装备军队，时刻训练。



当日军渡过永乐江，以一个步兵大队和一个山炮连队兵力，气势汹汹地抢占熊峰山 427 和 305 两处战略高地，驻守熊峰山第 44 军仅两师组织火力猛烈还击，打得日军尸横遍野。

紧接，日军向驻守熊峰山北侧三柱塔守军发起猛烈进攻。企图打通东北至长沙，及直达越南河内“大陆交通线”，以及摧毁美国盟军在衡阳空军基地，援救入侵南洋日本。既是日军装备强大，现代武器强过国军，经三次向熊峰山阵地进攻，熊峰山保卫胜利之战，已体现出中华民族不可战胜的顽强作战斗志。

战到 8 月 13 日，日军驻守安仁第 6 联队和骑兵第 3 联队奉命，将防务移交给第 27 和第 34 师团，趁日军换防时向熊峰山三柱塔日军发起猛烈进攻。经王副司令派美援华飞机配合地面国军轮番轰炸，日军伤亡甚重，熊峰山沟壑留下不少日军尸体。

而惨遭失败日军第 6 联队及骑兵第 3 联队奉命将防务移交日军第 27 和第 34 师团。则换防后，分别向熊峰山阵地猛攻。该战区王副司令得知日军派两个师团情报，调动驻华美国空军配合地面陆军部队轮番轰炸。于 8 月 20 日晚，王泽浚指挥第 44 军直捣日军营地，以猛烈的火力将正在酣睡的日军打得晕头转向，东逃西窜。又于 21 日向熊峰山三柱塔之敌发起地上与空中联合作战攻势。次日，日军主力赶到，进行疯狂反扑，国军经猛烈还击，战斗持续 3 天 4 夜。由美军援华战

机采取轮番轰炸日军，在美军飞机掩护下频频出击，该战共持续7天8夜，将彻底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该役，第44军一个师对敌师团取得胜利之战，大大提升抗战信心。因王泽浚成功击退日军第27师团中的一个联队，该联队长被撤职；敌第13师团各级指挥官因阵亡及负伤太多，其丧失对部队指挥能力，乃至数月再未向茶陵以西地区进攻，反而调师至湘西一带作战。经军长指挥第161师参加吉安追击战则大获全胜。

23日凌晨，为消除第44军对日军威胁。日军第27师团樱庭攻击队（步兵第2联队长樱庭大佐率领第2联队第1大队、混成第9、第12中队，联队炮、通信及步兵第1联队第2大队，步兵第3联队第3大队，师团第2野战病院，山炮1个大队）向熊峰山地区发起第总进攻，日军为了尽快南下，集结重兵攻打熊峰山，企图占领国军坚守427和305高地，以打通进入酃县通道，继而攻取遂川、韶关终未得逞。一直担任最重要守军是第44军一部，军长王泽浚下令“不惜一切代价把两高地保住。”责令第162师第486团担任主攻，派出二营四连为突击部队，该师官兵抱着与敌人血战到底的决心，战斗激烈至通宵达旦，该军长王泽浚率军连夜从安仁山口铺出发，趁黑夜从熊峰山东麓偷袭敌军临时驻地，与日军展开一场别开生面的肉搏大战，经血战通宵才结束战斗。从熊峰山沟壑中寻到日军尸体70多人，伤兵无数。经这一大仗之后，日军再也不敢轻举妄动。

日军经数日整备，为急迫打通韶关及茶陵、酃县通道，东进遂川，西保日军后援，从而达到切断粤汉铁路战略企图，又抽调众兵增援，选择以罗山为突破口，因为罗山是熊峰山南段，该顶峰为苏家圻，苏家圻有条狭道通往牌楼的猢狸冲、船头。因山上岩石林立、地势险峻，而敌军也巧妙利用地形构筑工事，以日机配合、机枪纵射结合，构成浓密火力网。因熊峰山横卧在安耒公路东侧，从北端的熊峰庵到南边罗山共有六个高峰，居高临下，地形险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日军企图占领罗山，经苏家圻，走猢狸冲、船头，这样既控制整个熊峰山，又可达到攻茶陵，占酃县企图。然而，被王缵绪父子识破日军意图，经王泽浚指挥驻守熊峰山南段将士猛烈迎击进犯之敌，虽日军增援部队连夜从山口铺赶到罗山，配合正在与日军激战的守军左右夹攻，战斗打得万分激烈，第44军一部与日军展开多次肉搏大战不说，从熊峰山脚下拚搏到峰顶，从这个高峰又打到另一高峰，连日里杀声冲天，将士们寸土必争。经与敌第13师团一部围绕据点上演了反复争夺战后，因连日连夜战斗，日军疲劳不堪，山间冷雨与寒气彻骨逼人，尽管日军被击毙百余，但最后顽敌龟缩在苏家圻南面高峰，第44军扼守在苏家圻北面的三个高峰，严密地阻挡着日军去湖狸冲、船头路。日军只好望“山”兴叹，不敢越雷池一步，该日军被严实地

困住在苏家折南面山峰中，而扼守在苏家折北面第 44 军 150 师将士，如钢铁战士，并死死坚守阵地要冲。让日军插翅难飞，将其围困在山峰之中。最终耗到日军弹尽粮绝，甚至有的已冻死在山上。鉴于如此状况，日军全部向第 44 军投降，敌来势汹汹强大装备陷如此境地。



该役，敌联队长海福三千雄被第 44 军军长当场击毙，战死 142 人、伤 94 人、古川准尉负伤、第 1 中队长负伤；刚补充的筮田、古寺、根塚三名少尉战死、第 9 中队附畠少尉、第 12 中队附三木正形中尉等战死。最后让俘虏抬着大佐尸体一并遣送重庆。

熊峰山战役，至今人们都还保留着抗战时期的战壕及战斗遗址。乃国军战史中记载着：“第 44 军中将军长王泽浚奉父命，将熊峰山始终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日军三战熊峰山之战役，都以尸横遍野收场，直到日军投降，熊峰山却始终飘扬着中华民国国旗，其日军屡战屡败，尤其被第 44 军打得再也不敢对熊峰山发动新的进攻。这艰苦卓绝与荡气回肠的抗战光辉战绩，曾抒写了第 44 军悲壮的战斗历史。

《桂柳会战》：1944 年 8 月～12 月 10 日

桂柳大战是豫湘桂战略延伸，同年 9 月，日军为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在长衡战后集中 11 万兵力，由冈村宁次下令，向桂（林）柳（州）地区发动进攻，王缵绪令第 44 军参加该役作战二月之久，与友军共同抵抗取得三项重大战略胜利。一是中国军队顽强抗战，使得日军始终未能沿“大陆交通线”完成战略部署，并且使得日军机动集群四面分兵，就此在中国战场陷入全局被动。二是中国军队以弱胜强，

以机动防御和时间换取战略空间，滞阻日军 25 个师团及 50 万机动兵力攻势消耗战略物资，成为强弩之末，有力策应美英及远征军在太平洋、东南亚及滇缅地区大反攻，以及苏军后来对东北的进攻。三是豫湘桂会战并非都是我方败战，在会战中后期，国军向日军出击、围攻日军被动局面，被欧美军史战论为中国击穿日本“战争潜力”最后一战。然而，中国军民如此努力抗战，最终英美苏三国巨头还是关门密语，签署让人唏嘘不尽《雅尔塔协定》……。

《湘粤赣战役》：1945 年 1—2 月

湘粤赣战役是抗战晚期大型战役之一，战场波及江西、广东、湖南等省交接边境。日军为打通粤汉铁路(广州至武汉)南段及破坏中国空军基地，又集中 4 个师团、两个独立旅团，在第 6 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下，向湘粤赣边区及海陆丰地区进攻。

第九战区各部及第 44 军又在王缵绪副司令长官指挥下，阻击日军进攻。当日军第 104 师团向北进攻、耒阳日军第 68 师团向南进攻时，第九战区新编第 2 军由王泽浚第 44 军军长兼任副军长和第 99 军协同抵抗。当日军第 40 师团占领乐昌、砰石、沿北江继续突进，由王泽浚第 44 军固守曲江、郴县、宜章、九峰等地，经奋力抵抗，日军退出宜章，九峰。

由战区副司令长官王缵绪指挥战区各部克复九峰，并向乐昌推进，与日军第 40 师团发生多日惨战，攻克砰石，收复铁路控制。经冈村宁次大举反击，与第 44 军在沿铁路线对击，敌方伤亡均重。

随后，日军第 27 师团东进与第 44 军作战在高陇至莲花一带。日军由茶陵、安仁南进却遭到第 44 军强劲阻击撤退。当日军第 27 师团奉命向遂川进攻时，由王缵绪长官下令王泽浚率第 44 军进行疯狂阻击，击溃日军师团攻打遂川企图。

摘当年报刊称：“1945 年初，日军发动湘粤赣边区会战，由茶陵、安阳南进，军长王泽浚奉其父王缵绪之命赴茶陵南北地区迎敌。”

该役由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王缵绪直接指挥，在父子密切配合，奋力阻截。时任第 44 军中将军长兼新编 2 军副军长王泽浚，得知日军第 13 师团主力在师团长荻州立兵率领下，为配合江西南昌方面日军攻击遂川机场，向茶陵集结，经莲花进攻遂川。王泽浚遂命驻防在茶陵第 44 军第 161 师在茶陵和莲花间予以阻击，与敌军周旋两周，攻其敌后，在永新地区与敌决战。由军长王泽浚亲率第 161 师对日军师团取得战果，创下了抗战以来不曾有的作战先例。”

同年，日军发动对粤汉铁路沿线进攻作战。日军第 27 师团经修整再次奉命进攻遂川、赣州。该师团第 1、第 3 联队由茶陵攻向莲花、永新、遂川、赣州、南康、大庾等地进攻，另以樱庭子郎大佐第 2 联

队由茶陵向东南进攻，经酃县进入遂川以西南地区，策应师团进攻遂川机场。日军第2联队由茶陵向东南经酃县，迂回至遂川以西策应师团进攻遂川占领机场。

第九战区王副长官缵绪令第44军第162师防守于安仁外围的宝塔岭、黄泥铺一带、第150师防马伏江、第161师防严塘。于16日，日军攻击茶陵东南严塘阵地第44军第161师，王泽浚指挥第161师利用有利山区地形，已筑纵深防御工事及梯次配备，经层层布防并部署有效的机动力量对日军进行反冲锋。第27师团驻屯步兵第2联队在第44军前沿警戒阵地，经激战三天。该联队以两个大队兵力，在炮兵部队掩护下，展开疯狂进攻。该联队的第2大队攻到第150师防区福竹湾。日空军迷失了方向未能持援。仅联队携主力猛攻第161师，又经战斗10天，日军在第44军防御阵地攻克不前，陷入泥沼。该联队长樱庭子郎大佐方知，原定进攻路线已被王泽浚第44军彻底封死。选择强攻第161师正面不行；又选择西南方向攻击，可这里是第150师坚固防线；此日军师团突袭遂川意图被发现，该联队已将遭到第44军合围态势。更令樱庭子郎头疼的是，该联队主力本是进攻姿态，变成了第44军第161师由守转攻，迫使整个联队进退两难，最终日军撤退寻得求生，经过两天殊死挣扎，日军联队也未免被第44军全歼命运。



由此，日军企图占领遂川县城和遂川飞机场丑恶目标彻底破灭。第 44 军军长王泽浚则在自身伤亡惨重情形下，仍率残部堵击向江西永兴地区进犯之敌，并胜利完成保卫遂川空军基地重要任务。

而抗日虎将王泽浚率第 44 军在收官追击战中则更为出色，当日军第 27、第 40 师团兵力向吉安收缩撤退，遭第 44 军严重打击，向吉安城发起猛攻。由战区王缵绪长官指挥各部以机枪火力封锁江面，加上盟军飞机反复轰炸，将日军主力及辎重船队阻滞于吉安城下，无法通过。并责令第 44 军侧击与尾追日军，引敌军入到王缵绪设下口袋中。在此危机时刻，日军工兵部队发挥强大作战能力，立即挖开两公里河道，日军付出巨大代价从吉安包围圈中逃离。

自逃离后，日军第 27、40 师团继续北撤，途经峡江，新干，清江，丰城等地，由王泽浚率第 44 军穷追不舍，将日军第 27 师团一联队彻底歼灭，仅放走了联队长一人回国，迫使日军大本营对该联队大队长给予撤职处分。

战后经战区总结：第 44 军王泽浚军长指挥该各师在茶陵、安仁等地区与敌第 3 师团、第 13 师团、第 27 师团作战旬久，该军二次攻攸县、三攻茶陵与强敌第 27 师团曾在桃源、安仁、上栗、醴陵外围对战两次合围第 3 师团，迫使第 13 师团急援醴陵；而王泽浚亲率第 162 师和第 149 师先后攻克萍乡、醴陵等地，收复失去阵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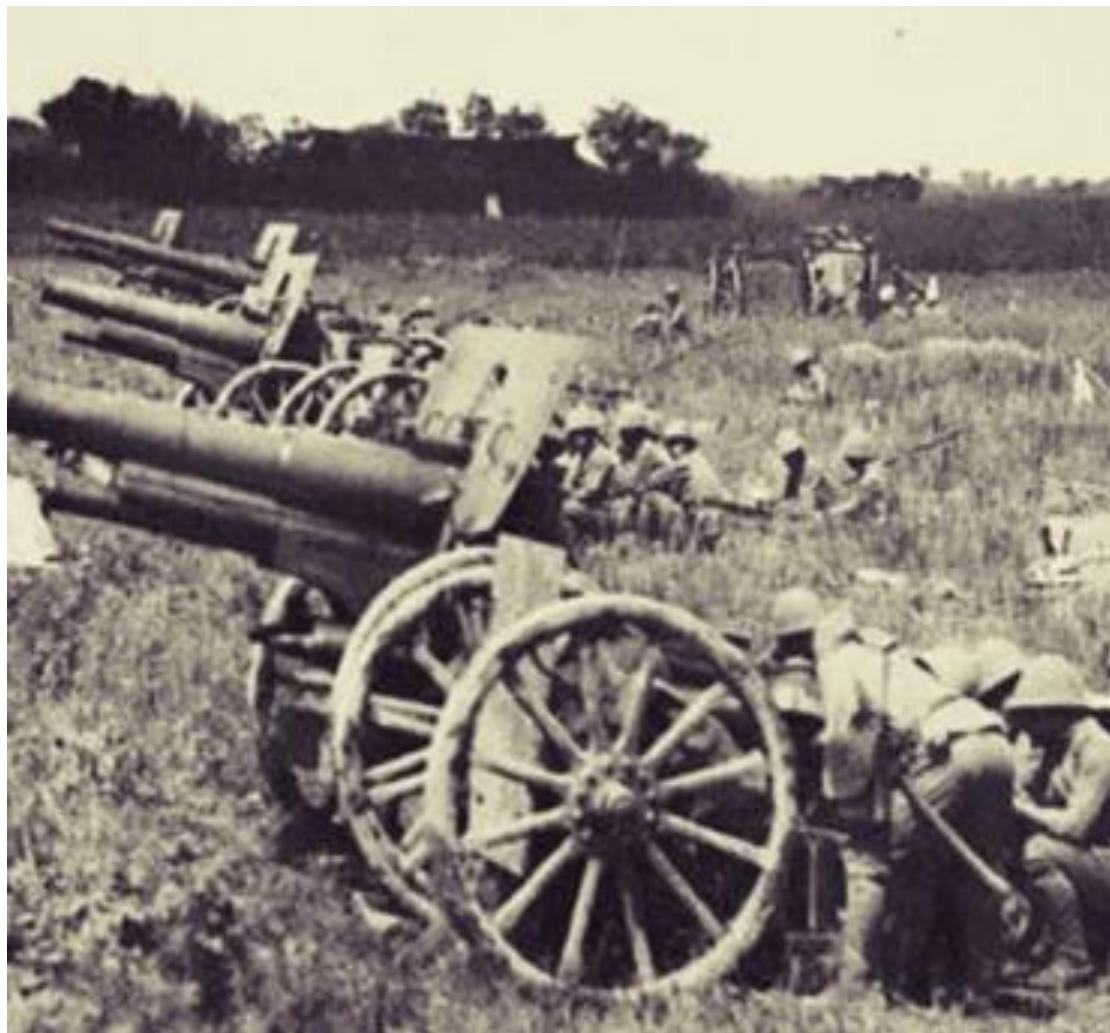
《八角寨战役》：1945 年 1 月 17 日—2 月 1 日

1945 年 1 月 17 日茶陵日军向八角寨发起攻击，八角寨毗邻相连一个高地，海拔 612 米，故称 612 高地。这高地与八角寨遥遥相望，互为犄角，该守军是第 44 军第 161 师。经双方展开激战，敌无法攻下八角寨，转向攻 612 高地。日军经连续猛烈轰炸，几乎将高地削去一层后，在炮火的掩护下向高地疯狂冲锋，乘势占领高地。

作为第 44 军军长王泽浚要同时指挥各师展开向日军作战，当得到高地失守大为震怒，立即驰赴八角寨河坞村坐镇督战，指挥守军必须夺回高地。经第 44 军第 162 师 481 团血战，虽伤亡过大，不但夺回高地，迫使日军退出了马溪滩。该役，王军长指挥经三天三夜战斗才停止了战火。共毙敌 70 多人，俘敌 15 人，国军伤亡 100 余人，因及时夺回了高地，彻底粉碎日军妄想通过茶陵，南犯炎陵战略企图。

同年 2 月，日军第 13 师团配合南昌日军沿湘赣公路推进，计划攻陷江西遂川县和遂川机场。第 44 军军长奉父命在湘赣公路茶陵至莲花间阻击。王泽浚在此与敌周旋两周，使用“伏炮猎狼”计划。

（附：第 44 军该役作战档案照片）



这个计划内是在腰陂洮水圩地区与敌决战，因洮水圩是敌人东进必经之路，这里三面环山，第44军先前奉王副司令在此高地隐蔽处设炮130门。经军长主动出兵诱敌，遂令第481团退至花山地与敌若近若离进行作战，责令一部边打边退将敌诱进洮水圩炮群之中。当晚待敌军正在临时宿营酣睡时，第44军群炮开轰，瞬间打得天空通红，伤兵哀叫，乱作一团。第44军预备队亦向敌营冲去，敌军人仰马翻，抱头向茶陵城溃逃。军长亲率一部追杀至茶陵城下，敌龟缩城内不再接战。该役，毙伤日军5000余，战马100多匹，俘敌曹长以下10余名，缴获武器1000余件。

不久，日军在马溪滩展开向第44军进攻，王泽浚军长已抢先布守马溪滩阵地。指挥第161师在马溪滩高地构筑阵地，以掩护第162师西面沔水南岸阵地。日军首以飞机猛轰，压制沔水南岸第161师，一面派众兵东西两面夹击，企图攻马溪滩北面高地。经第44军两师强力抵抗，迟滞敌军向洮水圩退却，并打得日军丢盔弃甲，死伤惨重。



随后，日军第1大队由茶陵东南14公里派来，与第161师驻守高地展开激烈战斗；又调日军第3大队左面展开合围；再派日军第2大队攻占北方棱线阵地，但都遭第44军抗击。军长指挥沔水南岸第162师进至日军第1大队背后猛攻。经一番苦战第162师却守住阵地。

经日军联队长樱庭大佐等人决定联合攻击马溪滩南侧第44军瞭望楼高地。由日军第3大队主力从马溪滩通向东方溪谷，进到苦竹湾。因马溪滩地形险峻，攀登困难。在攻击中还下着雨，射击困难，虽装备占据优势，但不能占领第44军预设阵地；在通往后方酃县（马溪滩南33公里）山峡两侧，都有第44军利用地理优势扼守。

日军若想突破必付巨大代价，也未必能突破瞭望楼高地。为此日军陷入围困中，不能自拔。经多次交战，日军第1大队只好脱离第162师向后方严塘集结，仅这次战斗敌军战死30人、伤64人。横山勇再次认识道王缵绪战略天才，即道“凡日军进攻之道极峻狭窄，他总能利用密布之河流所占据地形为易守难攻。外加他的儿子王泽浚这个强劲对手，使日军强大装备施展困难，亦难完成作战计划。”

同年2月，日军第116师团之一部接替衡阳及安仁、茶陵、攸县警备，以日军第27师团在茶陵、第68师团在耒阳、第40师团在道县各地区集中，分循茶莲公路、粤汉铁路正面、湘粤边区再次发动向第44军进犯。日军第13师团长荻州立兵率该师配合南昌日军，由湖南茶陵出发沿湘赣公路推进，企图攻陷江西遂川县和遂川飞机场。

第 44 军 161 师奉命在湘赣公路茶陵县至莲花县之间予以阻击，经五日击退日军。敌夺路迂回攻击第 44 军侧背；另派千余人出茶陵东南，被第 44 军 150 师阻于严塘、马伏江间。此役，军长王泽浚率第 162 师在陇山口、桥头、株岭、婆婆岩一带猛烈阻击日军，与严塘、马伏江之敌联合夹击，第 44 军经激战十昼夜，将南北夹击日军打得狼狈不堪，退败莲花。据《中央日报》载出标题：“第 44 军打出中国军队威风！”，报道日军在黄泥塘附近突破 44 军警戒阵地进入洮水部落，向沔水北岸进攻。第 44 军渡河进至日军第 1 大队背后，以炮火、重机枪向日军猛攻。经日军第 3 大队将强劲反攻，又与日军第 1 大队联合作战，占领日军两处山地据点。”

日军联队本部及直辖部队和山炮大队向两处据点不断射击，以支援步兵进攻，同时对南面马溪滩第 44 军进行炮击。但第 44 军比日军预想还狠，调集兵力不断抗击，樱庭大佐召集青木、村田大队长连日死战。日军大举增援第 4 中队与第 9 中队配合渡河攻占望楼高地，却难已实现攻破第 44 军。此时，王缵绪把九战区司令部设在炎陵塘田。因该地十分重要，所控望楼高地要冲，近可直达湖口、浣溪；这里驻守茶陵湖口第 44 军在浣溪镇已建成小汾机场，即到遭美军飞机轰炸，威胁桃坑及炎陵日军据点。后经战区王副司令缵绪长官指挥第 44 军展开无数战斗，成功的从日军手中夺重要据点。

（注：因第 44 军全美式装备军，归新成立中国陆军司令部管辖，又与从越南退广西境内日军进行战斗到全面胜利为止。）

《西峡口战役》：1945 年 3 月 29 日—4 月

西峡口一战是八年抗战最后大规模战役，主要战场在鄂、豫、陕三省交界，包括老河口、南阳、邓县、西峡口等地区。而西峡口战役则是豫西鄂北会战中，持续时间最长、最激烈、最关键的战役，在日本投降之后仍在进行。

此役，由王缵绪指挥第 44 军打得非常激烈，国军损失也极为惨重；但第 44 军作战士气极为旺盛，由秦岭东麓辗转到灵宝等地不断作战，由王泽浚曾指挥熊执中部参加吉安追击战。在战役中，由第九战区副司令王缵绪长官调动第十四航空军队在空中支援，即上下配合才彻底消灭日军，取得最终全面胜利。

《湘西会战》（雪峰山会战）：1945 年 4 月—6 月

第 44 军在湖南雪峰山地区依托地形阻击日军，配合友军实施反攻，歼灭日军 1.5 万余人，收复多处失地。这是川军参与的最后一场大型会战，也是抗战正面战场的“收官之战”，直接助推日本投降进程。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日本政府发出乞降照会。日军投降，获有抗战名将之称的王泽浚军长，亲率第44军参加茶陵日军投降仪式。当天，蒋密令王缵绪上将派第44军执行武汉解除日军武装。

最值得中国人民骄傲的民族抗日战争，是从1938年8月15日国民政府入川落脚就绪至1945年8月15日整整八年，史称“八年抗战”由国民政府授予王缵绪上将任三大战区副司令长官及战区指挥，而这三大战区为国军最主要作战区域的各重大战役。王缵绪无论是从事军政两个方面都表现得非常出色，并在省主席任上仍负责川军前线与日军血战，共八年之久。如治理四川省由各军阀体系旧政迅速转入中央正轨运行，他陆续出台新政达四十多项。（注：在此仅附上一份为证）

世界各國解僱賠償制度之概觀

（原題爲 *Dismissal Compensation in Foreign Countries*）

Everett D. Hawkins 原著
王 繢 緒 譯

解僱賠償制度之爲各國所採用，近來日見其增多。現在世界上各主要工業國家，幾乎沒有一國沒有此種制度的存在。此種制度乃由於完美習俗，工會要求，及現實立法需要所產生的必然的結果。

值得注意的現在已經有四十個國家爲工人或僱員的解僱賠償而通過法律了。假定所謂工人或僱員是包括着土著工人，農業工人，家庭使役，水手，學徒及一切公務人員時，則此等國家之數目將增爲六十三。現在至少已有十九國其國家工會要求解僱賠償制度的確立，歐洲十六個國際勞工組織的協約條文中也都有贊成解僱賠償制度的神髓。

解僱賠償制度立法的發展

勞工月刊 第四卷 第七期

解僱問題全部的演進已經從完全無所謂解僱的時期進而爲解僱自由最後以達於解僱賠償制度確立的時期了。在奴隸或封建經濟時代，僱傭是一種永久的關係，故根本即無所謂解僱立法之可言。及至商業經濟時代與工業革命之初期，雖然勞工仍不能自由離開他們的僱主，但法律上已經沒有束縛的條文了。後來勞工日漸的解放，並且也可以自由的離去僱主，同時僱主也可以自由解僱工人。但這樣一來。工人自由離開僱主，或僱主自由解僱工人，既足以阻礙生產或營業計劃，又往往影響工人家庭生活，由是便有幾個國家來把這種僱傭關係略用法律加以期間的限制。

後來因失業問題日趨嚴重，人們都承認了勞工們所得的平

总之，由王缵绪父子所率川军最有军事实力第二十九集团军，先后转战抗战最主要三大区域，由军委授予王缵绪第五战区武汉外围总指挥、第六战区和第九战区上将副司令长官，指挥战区作战，始终是把川军放在前沿阵地，不断地奔赴于日军进攻最危险区域，其父子俩

几乎是无役不战的川军将领。自中日战争以来，王缵绪是携祖孙三代率第二十九集团军驰骋沙场，先后参加武汉、广济、黄梅、上巴河、随枣、枣宜、湖滨、（1、2、3、4）长沙战、鄂西、石门、慈利、石牌、常德、长衡等重大战役（大小作战共计 2300 多次，共打死打伤日本官兵 6 万余人。）

由国民政府首任抗战初期的四川省主席王缵绪，统管军政所打造出川军第二十九集团军（下辖第 44 军和 67 军共 6 万 6 千余官兵，加上补充壮丁 4 万 5 千余人，为首次出川部队就高达 11 万多官兵。）另在省主席请缨出川又率 8 万多官兵便于前线入集团军总共达 20 多万兵力，还不算第年往前线送往的新兵数量；他们凭着一腔爱国热血，为中华民族独立已做出巨大贡献，同日本侵略者坚持长达八年战斗历程，就仅存 2 万多人存活，但创下川军敢死敢拼的精神与口碑。在日本军事记载可称：“王缵绪不仅具有作战指挥能力，其所率第二十九集团军作战勇猛顽强抵抗行动，能达到一战的欧洲水平，这绝非是吹嘘，令人瞠目结舌。”另有日方举出案例不作展开。

1946—1950 年间，国共三大内战后还有金门、成都两大战役

1948 年 5 月 17 日，王缵绪上将作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辕副主任，被推选兼任川康渝民众自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6 月，国府任王缵绪上将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11 月任西南第一路游击战总司令；蒋令他谋划坚守川康渝之策。不料王缵绪上将嫡长子王泽濬第九绥靖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四十四军中将军长在徐蚌会战（即淮海战役）中，与中共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作战，因军中出现长期潜伏的中共地下党，临阵率 150 师投诚，使第四十四军趋于覆没。军长王泽浚因抵抗被炮弹炸伤头部昏迷被俘。很快由父亲王缵绪上将在四川迅速完成组建新的第四十四军；以及王缵绪手中同时掌控着第二、第三、第六、第七、第九纵队和教导旅，另含第一军、第三军、第四军、第五军、第九军等相当大军事实力。此时王缵绪上将是蒋在最后军委会上钦定的驻守四川省军政最高权力者，早在 1949 年 10 月，为方便起见，由王缵绪上将已自行成立“治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接管成都，即担负起保护四川两大城市及七千万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职责。而中共处于难已取川之日以来，直到 1949 年 12 月 30 日经王缵绪上将出于国家与民族利益着想，接受中共盟约，由王缵绪亲自出面在成都召开各界各人民团体会议，正式宣布成都“和平解放”。是于 12 月 31 日贺龙等各部进入成都，1950 年元月王缵绪上将自己解除“治总”司令部职衔，并把掌控所有军队和全部武器移交贺龙为首“成都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由解放军分别进行整编。

摘录报载：“王缵绪将军是位文武双全儒将，其生平最大嗜好是读书念诗。他对政治演变趋势自有一番精辟见解，这归功于他努力整理文史，从古代历史发展，坚定他对国家民族的承担与抱负。其个人所藏古今书籍不下十万册，每册书上全有他红笔注入圈点；他饱读诗书，崇尚历代仁人志士，15岁考秀才，后获“奏奖举人”的清末官吏，以构建中西知识兼备改革受阻，弃官从军，用“文韬武略”在抗战时步入事途顶峰，超越川军所有将领，成为四川军政最高权威领导者，以国家民族命运作为奋斗目标，在履行军政之余，个人爱好诗词书法及收藏，均有相当造诣，发表10多篇译文，介绍世界各国解决土地、农民问题，深学借鉴西方先进之处，创办“重庆私立巴蜀学校”23年之中，遭遇战争摧残和社会变动的巨大阻力，凭他那坚韧信念‘以教救国’，一生竭尽个人财力，创造下巨大规模，新的学校环境，实验他新的教育理念，这背后的艰难曲折，为常人有所不知。如今这近百年著名校府，在重庆称“巴蜀中学、巴蜀小学、巴蜀幼儿园等若干校府在内”。至今倍受世人瞩目，堪称伟绩，依然是“全国教育一面旗帜”，继承与发扬创始人的巴蜀教育传统，秉承“公正诚朴”校训！尤以创办人王缵绪首任校董“创办巴蜀校，造福于百姓”、“勇赴国难，创抗战功勋”及“捐赠家藏珍宝存世”等事迹，都被载入青史，记载下王缵绪从事军政40余年，以其狷介个性，在四川“复杂派系”中，始终坚持独立人格，不依附任何利益团体，自然受到旧军阀势力的嫉恨与陷害，但他始终能得到社会百姓们的认可。

当年媒体报道：“王缵绪上将生性耿直，富于正义，嫉恶如仇，直陈无隐，规劝无遗，这也正是当今社会最难得的宝贵人品”！但他的结局，注定悲壮！

作者：王复加（原人民出版社编审）离体干部

参考资料：

- 1、2016年9月台北国史馆印行《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发行人吴密察。
- 2、周开庆著《民国川事纪要（1937—1950）》台北，1972年四川文献出版社出版。
- 3、日本国立公文图书馆，日军档案《王缵绪第29集团军战斗详报及编号》
- 4、张世英编著《事略稿本40補編（1937年7月至12月）》第636页。
- 5、道尹是北洋政府于1914年5月根据《道官制》设立的官职，取代原有观察使，全国共设93道。道尹官职为省级以下、县级以上的地方行政长官，管理所辖各县的行政事务，相当于现代专区专员或地级市市长。官职核心职责包括以下方面：
行政管辖：管理本道内各县民政事务，颁布地方行政规章。
监督考核：监督所属县知事（县长）及地方财政、司法行政。
军事调度：节制调遣辖区内巡防队、警备队等武装力量。